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忠靖集卷五

明 夏原吉 撰

七言律詩

瑞兎并序

丁酉冬陜西民獲瑞兎其色純黒如墨金睛鋭耳馴

馴無驚態獻于朝上甚悦賜羣臣觀因命賦詩以進

儲精月殿幾何年今换新粧下九天玄毳霏霏煤雨潤

黠姿閃閃墨雲鮮眠尋雪窟身難隱行傍梅花色更妍
似此真為清世瑞可無詩獻玉堦前

宣德己酉夏四月二十四日早朝應制二首

月色朣朣玉漏停九天閶闔悉開扃雲扶六馭來黄道
花覆千官列紫庭清蹕乍鳴諸殿肅袞衣端拱萬方寧
小臣何幸承殊渥簪紱優游及暮齡

二

聖主龍飛宰八區視朝常在五更初煌煌燭影輝金闕

裊裊香烟布玉除仙掌每隨東旭轉鑾斿時為曉風舒
日高班捲夔龍出黄閣從容閲奏書

和胡祭酒索黄精詩二首

却穢通神更養生黄精端不讓青精蘿崖曉斸雲連鍤
竹砌宵蒸月滿鐺服久豈徒躋壽域身輕還許到蓬瀛
殷勤持向頤菴獻祭酒號頤菴少助清癯骨董羮

二

萬里瓶封寄草庭瑩然琥珀色微赬靈根信是陽精結

香味真緣戊土生資養丹臺三景泰掃除白髮一身輕

獨慚分獻鱣堂晚重辱珠璣墮月明

寄謝友人惠冬笋

帶雪抽來犢角長筠筐封惠自瀟湘錦綳乍剝稜稜瘦

玉板輕批片片香孝子不勞林下覓老親深喜客中嘗

明年此際應仍有還肯相思寄遠方

和劉給事中韻

文雅風流世莫雙黑頭承薦入明堂記言花露濡霜管

退食天香襲繡裳北斗喜瞻嗟歲晚陽春欲和愧才荒
願攄忠藎裨清化伯仲同垂竹帛光

和胡祭酒雨後見示詩韻

雨脚初收日色生眼前景物一何清亭亭高樹張雲幄
秩秩疎篁響鳳笙牛女如期天上會蝅螿應候耳邊鳴
官居獨宿洪崖客莫動西風張翰情

送員外郎陸仲英之閩憲副

蘭署聯鑣已六秋今當分袂赴閩州葡萄滿酌氷花冽

獬豸新簪霜氣浮萬里驄聲銜雪去三關民瘼望風瘳

計程應向武夷過煩問山人安樂不

贈祝仲山滁陽省父還番陽

偉哉太僕起名儒一住瑯琊十載餘苜蓿雨肥晨考牧梧桐月白夜觀書達尊三備人咸羨好句多吟我不如珍重問安賢孝子古來毋惜道途迂

思親

旅食金臺已歲餘高堂白髮近何如清晨應共婦占鵲

薄暮還同孫倚閭衣服縫來針密密音書寄到意劬劬
此身若有雙飛翼日日還家問起居
送春官侍郎儀公致仕歸山東
偉矣南宮老亞卿十年鳴珮玉堦行經綸國事心惟切
輔導皇儲志益精景迫桑榆還故里恩霑雨露出都城
寥寥疏傅榮歸後誰似先生播令名
送大理寺丞孫習之疾愈回南京
聖主仁明慎五刑伏伽重起作廷平讀書讀律謀猷富

無黨無偏讞議精抱疾經時淹北邸承恩此日去南京
願言更廣平反政勿使于張獨擅名

送國子助教黄君立致仕歸閩

太學横經已有年聖恩今日許歸田三山者舊迎疏廣
六館英髦仰鄭玄舟發天邊無一物詩傳海内有千篇
如斯出處真高潔慚愧吾儕後著鞭

送鄉友監察御史彭希益還家省墓

異鄉久抱故鄉思况復臨岐送故知鸎鵾忽傾桑落酒

玲瓏愁唱竹枝詞想當薊北霜飛處正是江南人到時

煩語芹邊諸俊彥尚書今已鬢成絲

送尚寶司丞葛貞還姑孰省墓

幾年瑣闥侍宸旒風木長懸萬里愁忽喜綸音下閶闔

便尋蘭棹覲松楸羣公畢餞金臺曉故老歡迎采石秋

安得此身同此志束書也駕洞庭舟

送冬官尚書黃公歸山東省墓二首

青歲登庸侍冕旒白頭歸去覲松楸袂分冀北氷初凍

車駐萊陽柳正柔壯志肯緣鄉土滯此心長抱國民憂
虞廷絃奏南風調擬聽鳴珂謁鳳樓

二

京國交遊已有時春風偶動故園思三杯燕市開懷酒
幾句都門送别詩海上仙人休悶訊山東民瘼好諏諮
先塋省罷還朝日端笏從容奏主知

送教諭李素改除浙江就禄養親

羅湘振鐸十餘年今又攜書上浙船梅玉一枝天上贈

蒲帆半幅月中懸好披彩服同萊子莫訝寒氊老鄭虔

他日彤廷重考績春風臺閣擬超遷

贈僧南宗歸錢塘詩并序

永樂初予奉命理水吴中時南宗上人攜看松樓詩卷謁予索題冗迫中嘗為綴數語於卷末迨今餘二十年偶會于燕山寓館話舊未悉又復告歸蹤跡萍逢良用悵惘行矣無贈姑緝五十六字歌以送之

二十年前浙水遊題詩曾上看松樓四簷風月清人骨

萬里雲烟駐筆頭宦轍祇慙同泛梗塵心徒切仰虛舟如今又向燕山別舊日松樓詩在不

贈李真翁

八閩高士老聃孫結屋蕭蕭近水濆心逺更無金馬夢身閒常對白鷗羣黃庭夜讀窻留月綠綺朝絃榻駐雲何日移家傍翁舍細聆清論滌餘氛

過衢州次吳中書韻

使艖纔擬過三衢咫尺常山又駕車流水有聲浮舴艋

好山無數插芙蕖身輕不憚行程遠才薄惟慙歷仕初
珍重同來賢内翰嘉言毋惜話前途

次芊源驛

舟次芊源日已西箇中風景㝷清奇潮聲汹湧通閩海
山勢逶迤接武夷茉莉摘來香噴鼻蠣房買到味如飴
翩翩上下皇華客肯駐雲帆共賦詩

海上次吳中書韻

總角常思海上遊乘風今日得周流一泓夜浴驪珠火

五色朝浮蜃氣樓遼水只今無鶴語蓬壺千古戴鼇頭寄言漢使張公子肯借靈槎犯斗牛

次吳中書見示張真人所贈詩就步韻奉還

偉哉江右老儒宗講帳曾肴設絳紅内史詩才存古意天師書法冠時雄寒氊懶坐清江雪雲錦新裁翰苑風我欲踏花登鳳沼陽春一曲愧難同

次金澤頤浩寺僧中宅衡韻二首

每愧無才位六卿觀風今出鳳凰城錦帆載月臨金澤

寶刹披雲駐玉旌樓閣巍峩同上竺江山清古儗南衡
何當了却公家事來共高僧話月明

二

十載叨居治世卿公遊偶寓梵王城法華流響清塵耳
薝蔔生香襲使旌苔石碑文迷歲月雲封星藏閟璣衡
誰能為我邀船子問訊當年雪竇明

次前韻贈化城寺僧謙隱五首

久聞聲譽動時卿今喜相親在化城風暖茶烟生几席

月凉花露濕幡旌松闗畫掩猿依榻竹輦晨遊鶴駕衡
貝葉有時看未了小窻清夜爇松明

二

不羨人閒冷爕卿清修遠傍闉闍城禪衣穩勝三加服
錫杖殊輕五仞旌烟岫以時開畫障風鈴入夜響璁衡
祇慚我為塵緣擾顛倒三生夢未明

三

朱門無意候公卿自喜幽棲遠市城雙屐登山舒眼界

一盂溪澗滌心旌詩囊貯玉鳴吳楚談麈生風撼泰衡

況有空王遺錄在定餘時翫小窻明

四

簪笏庸庸位列卿每慙時議鄙陽城暫辭天上尚書省

來東人間使者旌治水無能追聖禹窮經徒自慕匡衡

篇詩寄贈凝禪子肯把真機為發明

五

獻賦當年説長卿至今名重錦官城我生謾負三遷教

事業都無寸可旌畫舫當春行震笠白雲終日望湘衡

何時得似禪林客襟宇澄澄萬境明

宿湖州慈感寺和壁間詩韻

借榻苕溪慈感寺始知城市有山林蕭蕭白髮窻前老漠漠紅塵門外深貝葉曉翻龍側耳珠光夜吐蚌傾心道人相對莫相笑聊灑松烟記重尋

崑山

崑阜遥看小一拳登臨渾似接青天神鍾二陸人才俊

氣壓三吳地位偏巖溜下通僧舍井林霏近雜市盧烟
何時重著遊山屐來訪當年種玉仙

舟泊華亭述懷

官舫昨夜泊華亭譙鼔逄逄正四更明月樓頭人語靜
西風江上客懐驚蕭何事業光前代韓子文章法後生
顧我踈庸何所補謾隨沙鳥日營營

次韻答虎石道人三首

幾向天邊仰德星邇來相見正秋清飽諳法海無窮理

不數宗門第一名獅座曉登花有影虎溪夜渡水無聲何時分我雲間榻燒燭烹茶盡此情

二

為愛叢林老辨才片帆歸去又還來囊中珠玉清人骨麈尾風雲障俗埃蓮社未知容我否酒肴且自向師開三吳早晚徵輸足重看天花雨法臺

三

每夜鈎簾起看星六符耿耿泰階平道人何獨躭風月

不我相犀攫利名琢句春生池草夢翻經時動海潮生
閑忙有分知誰並慚愧無依記別情

次俞都御史韻與虎石道人二首

紛紛車馬走黄埃此地誰能日日來獨有豸冠因酒病
時尋虎石扣門開山中風月初相識江上烟波又促回
今我登臨亦何興謾看猿鶴舞徘徊

二

道人淨掃上方埃瀹茗焚香待我來風舞葛巾荷已老

露凝金餞菊初開心淹公事偷閑坐話到真機忘却回
戍角一聲催上馬滿堦清影月徘徊

登吳興道場山

肩輿一上道場山遊覽都忘陟頓艱泉迸石渠存虎跡
峯名金蓋擁螺鬟木魚催飯鳴松杪野鶴窺窠過竹間
安得從今脫塵鞅此中相伴老僧閑

重遊嘉禾天寧寺

前日曾留堅密軒煮茶話舊夜無眠此來重訪山中客

再説三生石上緣白鶴刷翎苔點雪蒼麋礪角竹分烟
何由頓謝塵紛事也買蒲團學坐禪

虎丘懷古

我從山水窟中來此地登臨獨愴哉葬劍人亡池自碧
題詩鬼去石還埃蒲牢吽月新修寺麋鹿鳴風舊染臺
誰似當時蘇與白畫船簫鼓日追陪

過吳江泗州寺訪僧留宿

行盡吳江興尚濃却從寺裏訪瑄公未論石上三生約

且喜山中一宿同詩句新題蕉葉雨茶香熟送藕花風

明當百八蒲牢吼重整雲帆向五茸

至日述懷簡袁少卿趙御醫

去年冬至身為客今歳逢冬仍未歸拜闕班聯吳子國

還家夢繞老萊衣塵蹤似梗何時定心緒如麻竟日違

珍重同行袁與趙一尊好共酌斜暉

題方尚書萬竿烟雨圖

琅玕碧鎖何糢糊烟雨滿林秋日晡龍潛九地噴靈靄

鳳入層霄銜瑞圖清瑟泠泠鼓湘水翠華隱隱飄蒼梧雲烟一幅醒我夢二女祠前聽鷓鴣

題太僕吳寺丞皆山軒

幽軒小小勢翩翩夭矯雲巒四面環青擁佛頭朝雨後翠排仙掌夕陽間詩因景好偏多賦琴為心閒不厭彈可笑當年謝安石謾攜紅袖走東山

題都御史所藏錢舜舉山水

霅翁山水舊馳名此卷今看筆更精一瀑漏巖飛雪練

數峯當户列雲屏杖藜僧入松間寺策騎人過柳外亭佳境如斯在何處扁舟便欲訪蓬瀛

題楊太僕所藏子昂畫春牧圖

我愛吳興松雪翁胷蟠百萬渥洼龍丹青邂逅揮毫底牝牡分明見眼中逸態雄姿皆汗血高蹄促腕盡追風何當駕此三千匹踏碎邊塵報九重

題楊學士萬木圖 有序

勉仁大夫達卿公曩居建安龍津值歲歉饑殍盈道

公欲發私廩賑之慮近名乃託以募民種木給粟酬直於是貧者踵至受粟而樹之種否並不較鄉人賴以存活時有為萬木圖以美之者公逝矣勉仁以圖示予索題嘉歎之餘賦此復之

道殍纍纍歲大祲達翁周恤意何深指山託種千株木發廩全傾萬斛金建水一時回菜色龍津終古藹棠陰區區射利沽名者俯仰斯圖不愧心

題寶敬齋并序

為張真人壻樵陽上官用禎作用禎有書齋真人為題其額曰寶敬攜至京求詩因賦此

寶敬齋名莫浪評操存涵養在躬行荒寧怠惰功斯墮惕厲齋莊業乃成朱子一箴千載重丹書十字萬金輕賢哉甥館清修客仰止能忘西壁情

題常執中尚絅卷

三十年前共讀書已知君志與人殊詩歌尚絅明深意賦鄙雕蟲學古儒德業淵淵中自積才華蔚蔚外如遏

只今從政多嘉績尤見躬行心得餘

題主事張鉞登雲軒

偉哉南國登雲士志氣如雲孰與同五色日邊頻獻瑞九重天上早從龍不誇蒼狗斯須態肯貺奇峰頃刻容潤物以時施惠澤直令四海仰豐功

題宋進士袁天與忠節傳後有序

四明袁天與宋咸淳中進士未有官守言責值德祐難作為趙謝二友所賣遂奮身抗敵為敵所擒以火

燎之罵不絶口而死家人男女十七口聞之同時赴溺惟一孤為沈朱二僕救免闔門忠義若此誠古昔罕見惜其事遭姦人所抑史竟泯而弗書歴百餘年四世孫太常丞廷玉慨念先德始誄以述之仍假丹臺外史蔣景髙傳其實太常子尚寶少卿忠徹復于當代縉紳大夫士作為詩文集成一鉅編將以垂示永久因命予題其後嗚呼殺身成仁舍生取義志士仁人事也天與能行志士仁人之事孤忠大節耿耿

貫天日天不没人之善君子樂道人之善而其潛德幽光寧能終泯耶故始雖晦而其後益彰殆與天壤同一悠久矣然則向之責友辱身挾怨抑善者既死之誅果能逭否乎予不能文姑賦詩一章復之仍摭此附于卷末

常山高轍久湮蕪之子寥寥踵後途九竅入烟猶罵敵一門赴水只存孤沈朱效義真良僕趙謝偷生豈丈夫誰秉當時修纂筆竟遺忠節快姦諛

題樂善堂二首

休笑南陽諸葛廬莫嗟西蜀子雲居寸心為善行無倦尺地棲身樂有餘甕裏況存招客酒牀頭仍貯教兒書閒來持此消長日何用區區較毀譽

二

繫舟南泝路何長過盡瞿塘是故鄉兩岸柳風催去棹一天梅雨送歸檣好將吏部新書扁高挂君家舊築堂他日歸來重相見熙熙人物共輝煌

禁中省答與傳生

端笏龍墀三十年心持氷蘖日乾乾寧知卞玉青蠅汚

猶幸秦臺寶鏡懸夜枕悠悠萱草夢晴窻耿耿鶺鴒篇

天門何日金雞出鵬翼重看萬里騫

挽少師姚公廣孝三首

早負經綸濟世才翩然杖錫謁金臺孔明原自隆中起

仲晦都傳薊北來翊贊聖明清宇宙吹噓賢俊出塵埃

功成特拜三孤命烈烈聲光際上台

二

七十之年自古稀多公耆壽接期頤童顏鶴髮神仙侶
玉帶朱衣太子師報國有心頻獻策退朝無事只哦詩
如今乘化逍遥去玄塔風生草樹悲

三

昔年奉命賑東吳懐抱相親過友于月下詩成頻屬和
花前酒盡更令沽劒池訪古肩輿並笠澤尋幽畫舫俱
回首舊遊今已矣憶公空有淚如珠

挽王主事希範

正喜南宫秩任榮俄驚天上玉樓成逍遥一笑騎鯨去寂寞何年化鶴鳴聖主恩深歸旅櫬嚴尊淚盡哭銘旌懸知瘞玉錢塘麓潮咽無聲江自横

挽馮筠窻

先生早悟易中玄用舍行藏總付天架上青編時教子牀頭緑蟻日招賢俄驚半夜舟移壑遽逐層霄鶴化仙宰木蕭蕭風露冷山陽笛調謾悽然

挽曾𣪍

憶昔垂髫見我初英英氣宇陋童烏誰知白玉樓徵記遽使丹山鳳失雛訃入庭闈深慨惜詩傳朝野共嗟吁何由高擘匡廬石為勒遺文立墓隅

過尚書嚴公墓有懷

昔年曾共立彤墀鶴髮虬髯動主知豈謂初辭天府政駕言長赴夜臺期鬱葱佳地藏簪笏窈窕豐碑刻歲時愧我客邊無藻薦倚風酸鼻為吟詩

登黃鶴樓

黃鶴高樓郡城外黃鶴去後曾來不江山萬古復萬古草木一秋仍一秋崔顥有詩人少和仲宣無事何多憂呼童攜我船内酒來此邀取仙人謳

題翠微書舍

可人書屋翠微中景趣鶱湖嶽麓同風引溪雲侵几濕月將松影入簾重十年坐閱芸邊蠹一舉高攀天上龍珍重山靈莫相憶白頭歸眺更從容

題雪軒

溧水先生海内英一軒白白雪為名夜窻月照梅無影曉檻風生鶴有聲清素真為君子宅虚明尤稱主人情何當載酒攜松竹來結軒中歲晚盟

題鄉人何養素鶺鴒圖

嚶嚶黄鳥自求朋友愛安能比鶺鴒點尾搥頭知有急飄聲隨影豈無情信知結袂交游誼未若彎弓涕泣誠珍重何郎知此意畫圖莫作等閑評

題雲林清隱

縹緲堆深萬木低幽人此地學樓遲滿簾虛白月生處一榻空青雨過時酒熟每招麋鹿友身閒肯羨鳳凰池爐香靜課佛書罷細看輪囷變態奇

題道士凌虛樓

道人樂道厭喧啾直倚層空架此樓萬頃風雲生榻底一天星斗布簷頭黃庭夜數犀珠讀玄圃時憑鶴背遊安得我身無俗事也來箇裏學清修

和僧白鷴詩二首

雙頰彤彤點絳紗滿身霜拂更光華栖來晚樹烟籠葉
叫落春山雨濕花曾逐繡衣朝帝闕偶隨珠句到禪家
主人料得相看好不用昂頭羨野霞

二

醉塗玄鶴頂丹砂閒住山中幾歲華虞網忽迷三面雨
樊籠身掩一身花永懷五柳先生宅静憶孤山處士家
若向風前輕脫鑰高張雲翼趂飛霞

七言排律

應制賦瑞應玄兎詩并序

臣聞聖人有大德則克膺天眷以統主神人故上天昭鑒敷錫景貺以兆國家萬萬年洪盛之慶欽惟皇上以聰明睿智之資纉承丕緒統御華夷簡賢任能勉圖治理覃敷德化輯安萬方故雨暘時若年穀屢登諸物之祥駢臻沓至比者寧夏守臣進以瑞兎來進不褐不蒼而毛質郁郁然若玄雲黒玉純潔明瑩

誠希世之竒珍太平之嘉瑞葢上天以彰我皇上之至仁大德以隆我國家福祚之悠久而為四海蒼生之大慶也臣叨列朝班躬覩盛事不敢自默謹拜手稽首而獻詩曰

聖皇御宇萬方寧和氣沖融品物亨列宿儲精生瑞兎守臣馳牘貢神京露滋黔黙玄雲濕日映晶熒黒玉明行傍緇帷人莫見立當瑶砌鶴先驚渴來淨吸龍池水饑後時餐御苑草赫赫四靈端可並紛紛六擾豈能并

祇慚賤質無才學叨列清班荷寵榮惕惕深懷天地德兢兢莫致草茅誠今逢藩閫呈嘉瑞敢斬微言頌太平百拜金門陳短什詠歌聊以効嵩鳴

欽定四庫全書

忠靖集卷五

欽定四庫全書

忠靖集卷六

明 夏原吉 撰

七言絶句

題宋徽宗所畫墨竹

寶殿無心論治安碧窻著意寫琅玕枝枝葉葉真瀟灑爭奈金人不愛看

題元臣王熙端本堂所臨宣和雪天蘆鴈圖

宣和失馭宋綱墮端本堂臣素所知何事不陳車覆戒

却臨圖畫媢當時

二

圖畫臨來筆頗精小窻閑翫足娱情衹憐萬里邊城遠

毳輦宵奔載不行

金陵春日書懷二首

凌晨惆悵日行雲日斷行雲更愴神萬里一身歸未得

髙堂誰慰白頭親

二

飄飄書劍泊天涯每到春來輒念家料得故園桃李樹

東風吹處一般花

題許侍郎所藏許由棄瓢圖

耳邊方厭一瓢聲心外寧貪萬乘榮可羨後來嘉遯客

謾欺林壑盜虛名

題虎石翁萬玉圖一首

長枝短枝不著地千花萬花都是春紛紛世上桃與李

何爾妖婿欺時人

白茆港

圖伯爭雄浚白茆萬夫執役不勝勞那知畚鍤聲初歇已有真人著柘袍

孔明

八陣圖成已絶倫出師二表更忠勤可憐五丈星宵殞後主含酸入魏軍

瀟湘夜雨

二女南來正斷魂那堪風雨又黄昏瀟瀟無限相思淚都作江邊竹上痕

洞庭秋月

萬籟無聲玉宇清君山推出一輪明嬋娟倒醮寒波底驚起魚龍夢不成

漁村夕照

罷釣分魚各繫船家家晾網荻花邊數聲欸乃炊烟盡猶有餘暉在樹巔

山市晴嵐

翠微深處簇村壚茅屋參差樹色鮮欲向箇中沽一醉冥濛不見酒旗懸

隨侍太孫殿下回南京途中觀射雉

野雉驚飛入半空皇孫馳馬試琱弓一聲金鏑雲間響五色離披墮曉風

夢親

夢裏見親親色好更能繞膝戲萊衣覺來依舊金陵館

望斷白雲心欲飛

謝鄉友慕宗諒寄暮雲春樹圖

寄來圖畫景何新春樹迢迢隔暮雲安得好風吹健翮

洞庭湖上重尋君

己卯春同中書舍人吳均入閩覲風出京口占

曉駕軺車出鳳城柳花風煖繡衣輕入閩料得無多路

不向征徒問去程

吳中謾興

片帆二月過吳門眼底相看物物新惟有溪橋桃與李著花渾似故園春

將赴華亭

踏遍姑蘇水與山又將撥棹向雲間岸花汀鳥休相笑自是吾生不愛閑

得家書

慈母書來三月初書中教誡意何如重言王事須勤慎不必區區念倚閭

過湘城

茅屋參差似列星晚風搓曳酒旗青推蓬借問此何處舟子無言指故亭

過章練塘

塘名章練起何時試問村翁盡不知晝舸乘風搥鼓過落花飛絮謾相隨

泛澱山湖

寒光萬頃拍天浮震澤分來氣勢優寄語蜿蜒波底物

如今還肯負舟不

千墩塔

雲帆曉抵千墩塔塔下人眠喚不醒惟有結巢雙白鶴飛來飛去過池汀

經陸直浦

浦名陸直因誰得緣有龜蒙故宅基綠醑一杯寒奠酹倚風為誦舊吟詩

德清

危梁百尺壓清流垂柳千條映小樓詢罷民風閒眺覽
溪山渾似舊曾遊

題趙侍郎所藏畫三首

半尺玻璃冷貯泉一拳瑪瑙暖生烟是誰移種菖蒲草
九節通仙更引年

右菖蒲石

仙子淩晨理醉容餘脂都灑綠雲叢天風一夕開閶闔
吹散秋花月月紅

右月月紅

憶昔雲帆過洞庭萬竿烟雨鷓鴣鳴如今却向圖中看

無限新情與舊情

右竹

覽鏡有感

憶昔尋春繡野堂滿堂欣羨少年郎曉來試覽窻前鏡

兩目生花鬢欲霜

題春山曉霽圖

羣峯排闥勢糢糊古木撑烟乍有無好似羅湘二三月

東郊山翠擁城隅

感舊

昔年歸去覲松楸里社親朋共勸酬屈指今過十八載

故人強半是荒丘

燕山寄弟原啟

金陵别我去瀟湘三見春風總斷腸此日燕山重相憶

碧桃又吐小園香

金臺午日

黄金臺下值端陽榴雨初收晝景長抛却離騷尋枕簟作成清夢入瀟湘

七夕

河東夜夜望河西目斷心摧路轉迷靈馭幸從今夕會天雞慎勿等閒啼

閨詞二首

秋來強上夕陽樓十二珠簾總上鈎目斷天涯人不見

滿懷都是別離愁

二

鸞鳳分飛鏡影孤鱗鴻杳渺信音疎關山况是多風雪寄去寒衣知道無

范增

委身項籍竟何成不過區區亞父稱若使當時身入漢良平之次定書名

題畫竹

瀟湘春雨鷓鴣鳴嫩篠新篁兩岸生北土寒多無一竹披圖何限故鄉情

隨侍獵髙唐

曉獵髙唐露未乾紛紛雉兎出林間龍孫舍矢真如破鷹犬相看愧素餐

書金陵官舍畫屏

誰畫雲屏置坐間林巒彷彿似燕山吾親舍此今安否一度看屏一愴顔

江上即事

江上何人學遠遊揚帆鼓浪去無休那知久歷風濤者綠柳陰中穩繫舟

題方尚書所藏晦翁書夙興夜寐四字

紫陽夫子誨人深四字親書重萬金若使宰予當日見應忘晝寢惜分陰

漁牧二首

數口團欒舟作屋四時溫飽水爲田人來或問行藏事

不說桐江與渭川

右漁

寒傍陽坡熳浴河悶吹蘆管倦眠蓑寗生當日何為者

車底區區扣角歌

右牧

送春一首

燕子鶯兒不住鳴催將春去可憎生今年已向燕山送

來歲還從何處迎

洪熙元年春孟欽和御製天不雨雪憂民吟一首

瓊花不放舞春陽聖主深憂二麥傷清曉九重天語降便看和氣藹穹蒼

欽和御製重陽節賜糕酒詩

聖主龍飛撫四夷萬方鼓舞樂清時茲維九日頒恩澤皎皎天章著緝熙

夢先人二首

嚴尊違養屢經春今夕俄從夢裏親應念癡兒未了事

九原猶欲誨諄諄

二

我夢嚴親斷我腸攬衣起誦蓼莪章劬勞罔極無能報

謾灑淋浪淚幾行

懷故園竹

蕭蕭窻底多情竹别後兒孫長若干寄語家僮好看護

莫嫌日日報平安

到京憶樂理軒

樂理軒中萬卷書不知消息近何如料應此夕相思處人在南窻月在虛

贈魯晃告老疾還湘

君家三徑未全荒何處匆匆促去裝豈是老來腰懶折歸尋元亮學耕桑

看畫

涼生白紵酒醒初四闢筠窻看畫圖烟水茫茫山疊疊

恍如身在洞庭湖

題李教諭臨清軒

屋下清流屋上山紅塵飛不到其間晚涼月白酒初醒一曲滄浪閒倚闌

再題松風閣

神鼇掣斷黃金索化作髯龍立檻前贔屭夜深相激搏

道人渾訝卧樓船

閑雲二首

飄然出岫本無心偶爾從龍學作霖大地枯荄霑既足好尋猿鶴故山深

二

我愛閑雲盡日閑故來相對一怡顔無端天外微風起吹過南山又北山

題畫

短棹初移嶽麓時水光山色不勝奇如今客裏看圖畫忍把霜毫寫舊詩

題嫦娥奔月圖

因貪不死偷靈藥遯迹蟾宮實異常何事塵心未能已重將新曲教三郎

題吳志道所藏畫竹

堦前十箇徒誇美渭曲千竿浪得名何似壁間三四葉頓令庭際俗塵清

題畫梅

三陽地底未全回萬玉枝頭已占魁老我羅浮無復夢

謾憐香色坐莓苔

題趙尚書所藏花鳥四首

京兆多情世或羞那知山鳥更風流雙看畫得天然美肯向東風媚白頭

右畫看

瓊枝花發雨晴初林雀銜蟲哺小雛食處饑腸雖暫飽銜來物命肯憐無

右哺雛雀

緇衣輕拂桂香清終日閒關學巧聲不是趨時弄喉舌朝陽要共鳳和鳴

右鴝鵒

林木無聲雪色殘一枝晴玉倚琅玕雙禽何處棲來晚重拂金衣度歲寒

右梅竹雙禽

秋暮蚊

白露瀼瀼水葉稀癡蚊猶自鬧窻扉生來秖解趨炎熱

未識行藏出處機

蜘蛛

東挂西牽結網羅心心只欲網蟲蛾寧知一墮兒童手

心緒雖多奈若何

老馬

風霜搖落五花粧留得枯羸似犬羊幸賴邦家能惠養

滿川苜蓿華山陽

忠靖集卷六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忠靖集附録

詳校官編修臣裴謙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助教臣胡予襄

謄録貢生臣孔繼峰

忠靖集

附錄遺事

勅諭　誥贈　祭文

欽賜勅文

永樂三年六月二十日勅户部尚書夏原吉都察院僉都御史俞士吉通政司左通政趙居任大理寺少卿袁復今嵗蘇松嘉湖數府之民復被水患窮窘艱食聞之

切心已勑户部定例賑濟爾等其督令有司即發倉廪濟其急之毋得後時爾毋縱為奸弊以重困之爾皆為國重臣宜勉竭思慮以惠吾民庶幾副朕急民卹患之意故勑

永樂六年八月十三日勑户部尚書夏原吉爾精細審度事勢動静可回即回如未可回即以其故具本客封就付差去人星夜賚來故勑

永樂九年九月十一日皇帝勑諭户部尚書夏原吉尚

書喉舌之司戶部地官之重非得異才難堪是任惟卿練達明敏才猷茂著昔事太祖高皇帝克盡乃心奉公守法肆朕即位之初故特簡擢以居兹職卿素心正直不附權勢無縱詭隨竭誠無隱退無後言於國家有所裨益誠所謂純良篤實之臣也今歷任九載考績無過特用嘉奬卿尚益勵直操以表率庶僚以輔朕至治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職此為戒欽哉故諭

渥恩誥文

永樂十年二月初一日奉天承運皇帝制曰爲臣能竭誠盡職以事君上而國家推恩及其所生者所以嘉賢勞而勸天下之爲人父者爾户部尚書夏原吉故父時敏好義積善忠信有常蘊而未施用生賢子敬恭事朕不懈益勤推厥慶源宜加褒寵今特贈爾爲資政大夫户部尚書服兹恩命永賁泉扃

制曰國家褒榮臣下而推恩及其母者蓋重其所出且以勸孝也爾廖氏子夏原吉爲户部尚書恪共厥職於

茲有年篤實端謹益勤弗懈推原所自實由令善服茲
榮命其懋欽哉
制曰國家褒寵臣下而推及其祖父者所以嘉善而廣
恩也户部尚書夏原吉故祖希政恭儉淳篤藴德不施
詒厥孫子先輔予治溯其所自宜有褒榮特贈爾為資
政大夫户部尚書其承寵命永綏後人
制曰君之於臣褒榮之命及其先世者所以溥仁恩而
隆敦本之義爾劉氏孫夏原吉為户部尚書弼予治化

勞効有稱皆由爾積善詒謀式克臻此嘉念所及宜錫

顯褒特贈爾為夫人其服茂恩永光泉壤

制曰國家推恩臣下既褒榮於其親而必及其伉儷者

所以奬賢而厚人倫也户部尚書夏原吉妻鄭氏柔淑

静恭克勤内助今特封爾為夫人服此恩榮永光閨閫

欽哉

洪熙元年正月十一日奉天承運皇帝制曰朕祗紹鴻

圖懋興至治永言翊賛眷在老成矧傅元良必簡於忠

賢總邦賦必資於惇實兼是三職屬我舊人咨爾太子少傅户部尚書夏原吉和厚坦亮雍容詳雅事我祖考三十餘年勤慎靖共久而不懈秉德執義夷險一心惇愛民之志達為國之經温然君子之風藹然衆臣之表今特命爾為榮祿大夫少保兼太子少傅户部尚書惟予急治之時尤切倚毗之意勿慮崇高而難入勿以有所從違而或怠書曰予違汝弼汝惟欽哉若輔太子必以德厚民生必以仁維時顯庸皆原先帝之意懋爾令

績庶副治平之期汝惟懋哉

初任戸部四川部主事　二任戸部右侍郎

三任戸部左侍郎　四任戸部尚書

五任太子少傅戸部尚書　今任少保兼太子少傅

戸部尚書

制曰夫婦人倫之始故朝廷推恩臣下而必及其家室雖以奬賢勞亦以重大倫也少保兼太子少傅戸部尚書夏原吉妻夫人鄭氏静厚有德内助克賢雖在先朝

常被恩命今原吉兼職傅保爾亦宜從夫人之貴特申
封爾為夫人益茂欽承崇光閨閫
制曰臣之仕而能任國重事則國家推恩必及其親斯
固以寵賢者亦嘉其有先德焉少保兼太子少傅户部
尚書夏原吉故父贈資政大夫户部尚書時敏博學篤
行表儀後進崇善弘慶垂裕方來致國顯庸在其賢子
積勤之已久宜褒榮於所生今特加贈爾為榮祿大夫
少保兼太子少傅户部尚書尚克歆承永光幽壤

制曰夫親之愛其子與子之孝其親者莫不欲貴也斯皆本諸天性故君之體臣因其所欲而推恩焉少保兼太子少傅户部尚書夏原吉故母封夫人廖氏有德有儀敦隆母道爰有賢子顯庸於朝蓋享禄者三十年甞受封於先朝矣今爾子既兼職傅保母以子貴特加贈爾為一品夫人錫賁九原尚其歆服

制曰國家令典羣臣勞於君事者咸得推恩榮其祖考矧老成譽望之臣而方屬之以重任者哉少保兼太子

少傅户部尚書夏原吉故祖贈資政大夫户部尚書希
政惇德勵行晦迹丘園善慶所鍾用生賢孫歴官三紀
戌績具著顧時朝列實我名臣因勞推恩宜隆所自今
特加贈爾為榮禄大夫少保兼太子少傅户部尚書靈
其有知服兹榮命
制曰為欲其臣盡忠於國則必體其心而從其志自古
聖王知人情之莫不孝於其親也制推恩之典以伸奬
勸之意朕方任賢德以輔治則必有以榮其親而慊其

志少保兼太子少傅户部尚書夏原吉祖妣贈夫人劉氏積善垂慶篤生賢孫朕方付之重任今加贈爾為一品夫人賁命之榮永慰冥漠

制曰積善之久者後必盛効勞之厚者報必加國有輔弼之臣官至於一品階至於榮禄斯則善慶所萃豈一再世之積哉因勞推恩蓋亦至公之典而匪私矣少保兼太子少傅户部尚書夏原吉故曽祖復徳裕於躬善及於物慶澤之厚延於曽孫歴任三朝為國名輔酬其

庸績宜有茂恩今特贈爾爲榮祿大夫少保兼太子少
傅户部尚書尚克歆承永光泉壤
制曰天子推恩於臣沂而及其三代固以褒答勞績亦
嘉念其世澤者遠也少保兼太子少傅户部尚書夏原
吉故曾祖妣李氏爾惟曾孫顯庸久矣今國家勵精圖
治之時方秉直義爲子之輔非爾善慶所積哉今特贈
爾爲夫人命典之榮永賁幽壤
御祭太夫人廖氏文

洪熙元年月日皇帝遣行人致祭於故夫人廖氏曰惟爾恭儉柔和儀範閨閫教誨厥子光輔國家頃在先朝肆膺封錫恩命攸隆式臻壽祉遽以疾終爰申恤典以慰九原爾靈不昧尚克享之

欽賜勅文

宣德三年十月初九日皇帝勅諭少保兼太子少傅戶部尚書夏原吉卿祗事祖宗多歷年所忠謨讜議積効勤誠朕嗣統以來尤資贊輔夙夜在念圖善始終蓋以

卿春秋高尚典劇司優老待賢禮非攸當況師保之重寅亮為職不煩庶政乃副倚毗可輟户部之務朝夕在朕左右相與討論治理共寧邦家職名俸禄悉如舊卿其専精神審思慮益致嘉猷用稱朕眷注老成之意欽哉故諭

賜謚勑文

宣德五年正月初四日奉天承運皇帝制曰國家於才德之賢生有封爵殁有贈謚用褒顯之況於輔弼之大

臣乎故榮祿大夫少保兼太子少傅户部尚書夏原吉恪秉一心歴事列聖忠亮端實不間始終而於輔朕閲歳亦多嘉謨嘉猷惟篤惟允朕所眷倚期之百年天不慭遺遽失良弼盡然於懐罔所褒答今贈爾為特進光祿大夫太師謚法推賢盡誠曰忠寛樂令終曰靖賜謚忠靖於戯明良相遇魚水相契朕之於卿何下昔人雖哀榮之有光諒懐思其曷已靈爽不昧尚克歆承

優免勅文

宣德五年二月初二日勅戸部朕惟輔弼大臣與國同體保全永久及其子孫乃稱明良始終之義贈特進光祿大夫太師謚忠靖夏原吉祗事先朝多歷年所攄其忠懇夷險一心朕承大統以來嘉猷入告益效勤誠遽不憖遺重予永歎其子孫宜特優恤永免本家一應差役以稱朕懷爾戸部即下本貫恪遵施行故勅

御祭文

維宣德五年歲次庚戌正月壬寅朔二十九日庚午皇

帝遣禮部尚書胡濙致祭於故少保兼太子少傅户部尚書夏原吉曰卿以淳正寛厚之德歴事祖考以及於今葢四十年嘉謀嘉猷所以左右朝廷惠利斯民者有君子之風有大臣之體求之古人亦未多見是宜享貴富於永逺懋功業於益隆云胡一疾遽焉長逝訃音之來朕深悼慟嗚呼永樂庚寅之歳卿奉皇祖之命爰來輔朕自時厥後積有啓沃之益今朕嗣承大統方資卿數人者同心同德以建治平而卿遽先殞撫今追昔何

能為情今贈卿為特進光祿大夫太師謚忠靖仍官卿子瑄為尚寶司丞用表朕心靈爽如在尚其享之

蘇州府欽奉春秋公祭文

維弘治十二年歲次己未某月朔日直隷蘇州府欽奉

朝命祭于少傅户部尚書贈太師謚忠靖夏公工部尚書謚文襄周公之靈曰東南數郡國賦所先昔有名臣來蒞兹土治水效平成之績理財盡經制之宜人雖亡而政則存歲愈久而澤不替輿情上訴秩典下頒序方

屬于仲春秋禮並陳于明薦統祈歆格以慰瞻依欽命特賜祭田貳拾伍畝守墓僕婢肆口　嗚呼我先忠靖公自筮仕即受知于太祖高皇帝逮事文皇仁宣三聖托以股肱心膂之寄建大功而躋大位始終幾四十年幸蒙累朝寵眷特賜誥勑宸翰御祭文若干軸照耀千古真世守之珍寶也先通政府君襄嘗彙次成帙將鋟梓以廣其傳夫何厥志未償而竟遺九原之憾遂使宏休麗澤湮淪沉滅莫能見示於人人可勝歎哉玆勉刻聖

製六通冠諸遺事之首雖弗獲悉承庭訓聊以彰君恩揚祖德而少釋墜䉶之咎俾覽斯集者庶幾知我朝明良胥慶之美夫豈偶然也耶嘉靖壬寅歲夏季月望後嗣曾孫弘濟泣血百拜識

按邑誌公曾孫諱弘濟謹恪自持潛心書史不慕勢利年八十餘猶好學不倦鄉里咸重之其重刻忠靖公集止載聖製六通多所缺遺士懿因拜公墓見墓前碑石尚存雖字跡半為苔蘚所沒然猶可捫讀遂屬裔孫而

淇一一抄出合之為二十一通全刻於內以見公當日得君之專功名榮寵始終無憾為史策所不多見云齊安後學詹士懿敬書

明夏忠靖公遺事原序

天生聖君賢輔也不數而亦甚難乎其相遇生而復相遇焉則所以開一代平康之治成乎天所以生物之仁實於是焉在天心無他一于生物人得是心以生非聖君賢輔莫能推而達之以覆天下而被後世聖君賢輔

固天為斯世而生者歟往古勿論已如我高皇帝以至于今聖君賢輔多不世出者其於天所以生物之仁日月雨露風霜雷霆雖愞育凜冽鼓舞震擊之不同然遂其所以仁之之心則一也過也或洩之縮也或贏之軒也或輕之弛也或張之闢也或翕之闔也或達之糾也或舒之隘也或廓之或引之於前或推之於後或委曲以遇或奮迅以決或默贊之於無形或顯相之於既著或牖所未明於已明或增所已能於未能或深沉莫知

其端俔或嚴重不動乎聲色凡諸類是言莫能既位彌高斯仁亦溥年彌久斯仁益究若夏忠靖其一也公自結知高皇傳及列聖皆任以心膂信如筮龜勢利不能狡謭閒不能行行誼可質鬼神忠貞可貫金石詳茲遺事之集公之縮洩弛張默贊顯相如前所類列皆所以致生物之心以成天與列聖之仁卓乎有非一時所能冀者也開我皇明平康之治以基聖子神孫無疆之統天豈偶生公哉禎獲覩茲集敬識數語俾公孫通政君

寄序編端庶覽者知公仁者之功遇我列聖有如是云

時弘治十八年乙丑冬至前二日賜進士嘉議大夫掌

詹事府事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南昌張元禎敬

識

夏忠靖遺事一帙大率與楊文貞公三朝聖諭錄相出

入而其氣象之弘濶德器之優裕遭逢之正大或過之

我國家忠厚一脉源遠流長有由然哉有由然哉予行

縣至湘陰得之于其曾孫弘濟而讀之有餘感焉遺事

舊未有專刻且多所多舛訛公餘畧與較正數字遂鋟之梓俾其子若孫世守而傳焉匪直侈其世美所以昭君度著臣軌勵我後人者三事備矣公之勲業有國事有列傳有神道碑公之文章有蘇常所刻文集六卷楊文定李文正諸老為之序紀載詳明于小子烏乎敢贊一詞嘉靖甲午歲春三月既望毘陵吳仲書

夏忠靖公遺事

公姓夏氏諱原吉字維喆其先會稽人後徙開化唐中

和閒有諱膺者自開化遷于德興子孫蕃衍至千百計以文武顯于宋元者後先相望為德興名家曾大父諱復博學宏度多與名儒遊才違于時不樂仕訓諸子以義方號松澗大父諱希政倜儻有氣節以鄉薦為元湖廣行省都事兵亂死之家寓沔岳國初始占籍湘陰父諱時敏聰達力學不妄交洪武癸丑以布衣召見有才學俱優之褒授湘陰儒學教諭閭里榮之太夫人廖氏夢三閭大夫降其室生公年甫十三遭父喪煢煢執禮太

夫人貞節自誓任衣食訓諸孫公刻志苦學羣籍靡不通尤精詩春秋以家貧勞母夫人心教里塾取束修以資養而婉愉恭侍甚得母夫人歡出入鄉閭其老長皆忘年賓禮之時已負鉅人度喜怒不形家居僻恒有戴大笠若土神者蚤夜護公行公心無所動選充邑庠生俗憚為儒見儒冠者輒傷之太夫人泣請免教諭史九韶曰此子氣宇深沉有公輔望寧知非老母榮耶第母忘吾言耳先生慎許可而獨奬勵公謂公文有麒麟鳳

凰世不常有一出必為文明之瑞世以為知言以詩經領洪武庚午鄉薦下第入太學被選禁廡寫誥太祖幸書所見公儀閑雅字又方正特賜紗衣一襲復命人至書所察諸書生所為或談笑肆放而獨公端坐正書儼然如在上前上念之二十五年冬十月書滿有司奏當署部職上曰夏其端厚君子勿署特實授户部四川司主事初之任日同官龔郎中有輕公心令吏持數疑事請公判公辭弗獲乃為分處俱當咸驚伏尚書郁公與

語大奇之謂所屬曰夏某才器老夫誠不及諸君亦能
右乎凡諸曹事有未通者悉委裁之於是同官質疑者
日環左右公雖紛冗必為之盡心人人德公如師惟劉
郎中恥以事質公又多所不稱為郁所責劉深啣之歲
正大朝有司劾其怠事者上悉宥之郁請不已上怒曰
是必有教汝要勤者郁股慄少頃上意解旦復諸曹入
謝劉出奏曰誠如聖諭尚書有人教之欲陰中公上問
郁為誰對曰臣堂後書筭生實教臣為臣愚過聽瀆天

戚廿萬死上曰汝實無罪惟下諸書筭生獄劉謂生等曰何不引夏其以明生曰其多感其德事非所豫安忍累之劉他日復奏曰夏其專尚書之柄前事豫爲上曰聞夏其多辦部事甚有匡於尚書何謂專柄汝欲陷之故爲是言於是劉與諸書筭生皆伏誅公遭危譖數矣賴上聖明不聽二十九年冬十一月三載滿當陞引公面陳歸省母且曰臣路遠乏僕乞携輿皂行寬程期上特允之人以爲殊典後公每誦及上恩必泣下三十一

年六月夏用僉舉陞户部右侍郎公亦協心佐理未幾充採訪使廵撫福建所過郡邑明公寛大人咸悦服尤以表忠賢抜遺才為首務時楊文敏公為邑庠生公一見器之賦詩期冠秋試有莫使祥麟後馬牛以風司考者文敏遂發解郡有明遠樓多妖宿者必死公愛其爽欲止焉或告之公曰邪非君子所避獨宿竟夜妖遂息識者已知公之雅量足以負重任矣已卯歸鎮蘄州三十五年秋太宗入正大統有執公以獻者上以公太祖

舊臣奉公守法轉户部左侍郎公力以疾辭弗允逾月
進户部尚書凡貢賦役之制悉命公詳定公酌古今之
宜為經久計其所議率從仁厚曰不可使後之難繼戕
吾民也永樂初兩浙諸郡大水民不聊生國用告乏上
憂之三命公往治且命僉都御史俞士吉齋水利集賜
公公至則奏罷蠧民妨政數十事民大悦詢諸故老究
水之由庸其言而執中善則歸人失則疚已每躬先勞
之布衣徒步晝夜經營不遑寢食目為之赤或勸公少

休曰吾自安之不為倦雖盛暑不張蓋或持蓋至公曰衆赤體暴日吾忍豫求涼乎時役兵民數萬曲盡撫䘏之道以是人人效用疏壅滯修堤浦濬溝洫治橋梁導湓水以入于海水患乃息又奏發廪粟三十餘萬石以賑饑民躬行督勸散給有方全活甚衆分給牛具種子播時百穀公私俱贍有欲干澤于上者奏以水退淤肥宜召民佃耕以益國用文移抵公所公嘆曰民疲極矣救死不暇況重役乎即馳奏曰車駕則徒勞民力栽種

則已失時何益于國上悟事遂寢吳人懐之太子少師
姚公廣孝還自浙上首詢公政姚公對曰夏某温而不
寵威而不猛古之遺愛也三年秋八月召還掌部事上
諭公曰向以部事付郁新以浙農務委卿庶内外克濟
今新死矣户部事爾其盡心毋怠公首請裁冗食以省
浮費量有無以均出入平賦役以蘇民困又言鹽法邊
儲所係不許勢要開種以妨商賈錢鈔國用所資不許
富室專利以沮貨易以至禁包攬戒侵欺清倉場廣屯

種平價直皆請立定規以施諸天下上嘉納之凡四方所上水旱災傷巨細必報僚屬所言雖寸長片善有益於政者皆採用不遺每量其才而使之故事集而民不擾犯小失恒掩護之曰人才難得茍一加譴責則無心向善矣有郎中汚精微批者懼以白公公入奏曰此臣鈐束不嚴之罪也上易批與之不問公嘗以倉庾府帑及丁户田賦盈縮之數備書小帖置袖中題曰記心時時檢閱經畫有素以備顧問一日上臨朝問公天下糧

儲數公言某處幾何某處幾何不差升勺上益親信之時推賞靖難功陞官錫予無虛日又大封親藩屢討四夷創建宮殿增置武衛添設百司財用費億萬計悉取辦於公公經綸康濟生財以仁民庶日殷而國用自足明年春公言江西督責逋負鞭繫累歲加以官吏貪殘民甚苦之請蠲其洪武年間追徵未完賦稅以解民困上勅行之夏六月以初建北京宮殿採木運餉者百萬于道命公暫出巡視自龍山抵北京律治怠事者給以

錦衣官校四十人便宜行事公恐犯者衆登車即榜諭官吏軍民俾各供乃事勿懼刑憲於號令中備矜恤意人人感悦而事大集又以淮安為南北之要衝尤宜撫恤之下檄養兵安民郡邑帖然秋八月行次德州上思大用公差錦衣官齎勅召公回且諭曰行止卿自度之朕不中制也葢上將廵幸於北欲問公民情安否何如耳七年春二月命兼掌行在户禮二部都察院事扈從車駕廵幸北京公日督運餉以給軍國整朝儀以一會

同振紀綱以齊百辟上嘉之夏六月命兼掌刑部事執法公平有二指揮冒支倉糧上欲斬之公執奏曰前犯此者俱從律擬今冒支者處斬恐有真盜者將何以加諸上命從律八年春二月上親征北鹵命公輔導皇太孫留守北京兼掌行在六部都察院大理寺事上諭公曰朕以房玄齡委卿卿宜盡心輔導皇孫居守時初建京邑諸司草創公負重托鞠躬盡瘁每旦入朝獨近扆前以參決機務退至政堂郎官御史抱案盈集庭下公

口應手判頃刻而畢然雍雍雅度每大事臨前從容裁
處不動聲色凡銓選文武經理財賦修明禮樂調遣軍
馬詳審刑罰興止營造激揚風紀所以北奏行在南啟
東宮下令于天下者皇太孫端拱惟公言是從百官總
已以聽庶政丕舉京師肅然秋七月車駕還北京納上
行在吏兵刑工部都察院大理寺印十七日召見便殿
諭曰卿輔皇孫居守小心勤慎事妥民安朕閱卿所条
決機務咸中事理甚悅朕心公頓首曰皆陛下聖訓皇

太孫遵行臣何功之有賜寶緡綵幣鞍馬羊酒翼日上
臨朝諭羣臣曰夏某輔導皇孫雖古周公不過如此時
仁宗為皇太子監國南京聞之喜命尚書金忠至公第
諭太夫人曰聞爾子在北京輔導皇孫有功所叅决機
務咸合聖意是由賢母平日教誨所致冬十一月扈從
車駕還南京命掌户部事納上行在户禮二部印以從
行勞賜休假十日尋命輔導皇太孫周行鄉落以觀民
俗仍便宜行事至一村店公先取虀與黍嘗之進于皇

太孫曰臣願殿下味此將以知其艱皇太孫乃為嘗齏一莖黍數匙又至一民舍有犯駕者皇太孫怒欲罪之公言臣親承上命所至毋擾吾民罪之非上意也皇太孫從之召見鄉長老令一一陳其風俗疾苦耆者賜之帛節義者表其閭孤獨者給其廩以復其役民皆首香稱嘆駕復有兎逸出道左皇太孫欲馳射之公言今豈草中多狐鼠穴縱騠馴御孰能保不測之蹶乎皇太孫為之止先時上命指揮周敬凡從卒有擾民者執以聞

時數卒違犯被執皇太孫令都督李英往諭釋之敬曰吾奉命執卒而擅釋之是欺上也英還言其傲拒皇太孫召繫敬公為之請皇太孫曰彼恃命甚侮公言有命而卒違之不罪而又繫執者是重違命也不如釋之因而厚賜以勵其直皇太孫立命出敬賜羊酒以勞之繼命輔皇太孫閱武于郊俾知兵事且諭曰此安不忘危之意卿善導之九年秋九月九載奏績上親宴之便殿賜勅奬諭復諭廷臣曰是其太祖高皇帝養成賢德之

士爾羣臣欲覩古名臣此其人矣又曰夏原吉中君子也冬十月命公同太子少師姚公廣孝監修太祖實錄舊制非元勲不與監修蓋殊任也後姚公歿公同總裁官楊公榮輩七年恭勤史事爲書二百五十七卷實訓十五卷上之十一年春二月扈從車駕廵幸北京命輔皇太孫居上營之後俾自親歆沃存問優至十四年秋九月皇太孫自北還南京駕公必進陳所經山川險易民生休戚風俗美惡數事而退忠愛懇到皇太孫甚

重之每呼先生而不名凡有令必咨公而後下豫禁所過郡邑遠出迎送兵民晏然有不知駕之至者十五年春三月扈從車駕廵幸北京凡行在一應機密公多與聞十六年夏五月命提調修纂大明大一統誌秋九月命兼掌禮部事冬十一月罷之十八年秋九月北京宮殿成上以公親臣命召皇太子皇太孫于南京且命諭以授受之意二聖喜公至宴賚有加冬十月公先馳奏上復命公迎之諭曰東宮來宜緩卿行公迎見兩宮于

鳳陽固鎮具道上旨東宫曰雖有命吾其敢緩乎因留公隨輔手書付公同楊公士竒詢訪沿途軍民利病政事得失敷陳以備顧問十二月兩宫至京上問公速來意公對曰東宫久違侍膳一旦聞命思覲天顔不復計行之緩急然臣仰見陛下慈注之深故知東宫孝思之情不得不切也上善其對既而公言連年營造民疲轉輸逃亡者多今宫殿告成宜愛養民力凡各處流徙之民請悉宥之復業蠲其該納之税詔行之十九年夏三

殿災公言敬天者所以愛民也今民力已竭宜將累歲
所欠貢賦及被災該納芻糧採辦金銀課程悉蠲之賑
濟水旱缺食之民優恤流移復業之衆則人心悦而天
意回矣詔行之初府部院寺科道各言南北建都利便
不同上命面辯于廷親御午門樓視之密命中使問公
言孰是公對曰臣等罪也科道言是上兩宥之或尤公
背初議公曰不然天威嚴重吾輩歴事久言雖失幸上
憐之若言官得罪所損不小衆始嘆伏秋八月命兼掌

工部事時公雖居户部實兼九卿之任上神武英明羣臣罕稱任使而獨眷注公凡軍國要務必與公面議可否而後行之召見便殿或闕門語移時左右莫知所議公退則恂恂若無所與者上以是益重公公感上知遇之厚思所以報國者靡或不盡每承上問即竭誠以對交趾平上問公陞賞孰便公對曰賞賚于一時有限陞賞于後日無窮臣愚多陞不若重賞上從之惟陞尤功餘皆班賚有差省軍職之半西域法王來朝上將親勞

之公言彼慕聖化而來朝將以觀光上國也宜視以君
臣崇正之禮有以易其不父子之俗所謂夷入中國則
中國之道也且上如是則下必有甚焉將有赴走死而
不顧者也禁之則辭之有餘弗禁則恐禮義從此而大
壞也上曰爾欲效韓愈耶竟止不勞他日法王見便殿
曰上命公拜公長揖而已上曰何卿木强之甚公對曰
王微臣序諸侯上况其他乎臣恐一屈膝有辱天子之
臣故雖死不敢奉命上笑曰卿過侍郎楊勉之拜獮猴

遠矣山東解至唐賽兒妖黨三千餘人將誅之上命公與李慶都御史同錄公審其枉欲生之李有難色公曰上所以命吾等審者正恐其枉安可避嫌濫及無辜即入奏曰臣所錄諸俘俱平人商干彼者為賊所陷且左驗明非真反者上可其奏皆原之衆遮公道曰公生我公叱之曰爾罪當誅此上恩也陜西有偽稱金輪王者報至上亟召公議遣將討之公言亂止數人脅從者衆若將士希功所殘必多而費不貲矣莫若遣廷臣有謀

而慎重者往擒其首餘皆自定從之果無事谷庶人逆
謀既彰上問公長沙居人通謀否公對曰謀自干彼無
豫居人臣敢以家眷保上信之竟免究上眷公之至雖
勲舊元臣莫及皇太孫行冠禮有司奏請大臣一人司
之以尚書蹇義方賓名進上曰惟夏某相宜特命公行
禮上元禁節張燈許臣民同樂公奉太夫人與觀上知
之及晡宴文武羣臣于燈山下顧問公曰適聞爾母來
觀燈尚在此否公曰已歸矣上曰爾以賢才為國家用

皆爾母賢淑訓育所致命徹御案暨寶繒賜之公弟原
啓至京上召見賜酒饌瀕歸上命人送之舟中行李蕭
然惟麥二石上異日顧問公曰聞卿弟行槖甚空盍少
贈之公對曰臣所遺俸資先已寄歸適無所有故不及
贈上笑曰何不告朕助卿賜異布數四十九年秋上議
親征沙漠羣臣莫敢言公曰吾受上厚恩不可不死諍
之約方賓尚書同諫謂曰公但來吾自言之入免冠叩
首言頻年師出無功戎馬儲積十喪八九又聖體少安

尚在調護遠濡風霜誠未便况今災眚迭作內外俱疲民不堪命甚可慮雖邊寇犯順請遣將勿煩六師上即命公整邊儲于口北方尚書懼自縊死遂䕶罪併籍公家惟有賜鈔千貫餘皆布衣瓦器而已命錦衣官立限取公回錦衣至公方啓𢊍理儲錦衣促公行公曰姑少俟畢此行不然恐有侵漁患死吾安之不以累公錦衣如其言至京稽限半日上問之錦衣以公言對上御門問公北征得失公從容對千餘言謂自古帝王專修內

治不事遠畧彼化外之民反側是其常性惟固守邊疆

詰爾戎兵來則拒之去則勿追可也歴言周漢及魏上

命繄公内官監皇太孫屢上請宥公久之上察公忠間

以國事訪公公敷對如平時又命中使覘公動静因曰

上昔待公厚而今繄之竣寧無怨乎公曰風雨霜露莫

非教也何敢怨焉語上聞寛之二十三年秋七月車駕

至榆木川不豫顧左右曰夏其誠有忠愛朕心語未畢

而駕晏八月凶聞至仁宗為皇太子親臨公繄所有旨

急召公公禁鬻嚴不知外事且久不被召驟聞命披衣急趨出見皇太子立中庭泣謂公曰卿知否近得楊榮報父皇賓天公伏地痛哭不覺失聲上益感慟命公起慰勞之曰卿可出視事公叩首曰臣先帝罪人未聞遺詔敢希寵乎語良久駕回命中使賜御厨饌給紙筆洛以國事公即上言以用費於不急祿耗於官冗情壅于言塞政急于少康積弊逮今未能遽革在任當其人而圖之以漸又曰今民力竭于東南戎伍疲于漕運宜幸

南京庶幾少蘇内外之困上曰朕意亦然上以初政詔條訪公公請撫流移恤鰥寡賑饑民寛逋負省賦役禁科歛罷下西洋寳船及雲南交阯採辦金寳香料各處

闕

金銀課程數事皆見施行上即位首復公户部尚書賜冠帶衣服靴襪被褥帷帳器用俱備公以母喪未終辭不受命異日上御西角門早朝顧問輔臣曰不見夏尚書説事蹇尚書對曰夏某有母服未終乞歸守制上曰卿可勉留之促令視事立召公至便殿公泣言臣

被繫時有母喪未克成服乞歸故山終憂制臣事陛下日未艾也上曰卿老成人不幸國有大事正賴相與共濟艱難安得遽去卿云有喪服我無喪服乎如卿辭職朕亦不當在此卿必留贊輔公固辭上留益篤公退上十餘疏上終不允公哀毀骨立上下憐之哭聲夜徹廳外人不忍聞皇太子正位東宮命公兼太子少傅公力辭不允時呂震為太子少師班在公上見之諭鴻臚曰夏某先朝碩德舊臣宜右震命引震次公即進公少保

兼太子少傅戶部尚書食三俸公固辭上曰位以任賢祿以酬勞卿勿固辭公請不已許辭太子少傅俸公感激知無不言尚寶袁忠徹以風鑒得幸太宗上以其言嘗不遜首欲誅之公諫曰忠徹言誕罪固當誅然禮以親之所愛雖親没而子待之終身不衰况今山陵未畢而刑遽加于近侍之臣忝先帝所愛何上從輕罷忠徹官冬十月上御西角門視朝罷時風寒顧謂公等曰朕與卿等居重城中猶覺凜凜如此守邊將士晝夜嚴警

殆不可勝遂命書勅遣使以鈔幣賜沿邊將士公進曰
朝廷待守邊將士厚矣既豫給禦寒之具又蒙恩如此
昔楚子以寒而拊三軍皆如挾纊彼徒施温言人尚感
激况今受實恩敢昧報效但願陛下常推此心不忘耳
上曰人君視天下萬物為一體况將士為國家躬勤勞
瘁豈敢須臾忘之朕所行或有不及須卿等輔翼古人
有言為君盡君道為臣盡臣道朕與卿等各盡其道可
也十一月上與公論及屯田事上曰先帝所立屯田法

甚善葢用心亦甚至但後來所司數以征徭擾之既失其時遂無其效所儲蓄十不及二三有事不免勞民轉輸其令天下衛所凡屯田軍士自今不許擅差妨其農務違者處以重法公對曰先帝經營天下二十餘年所立兵民法度俱盡善盡美陛下每事遵行天下幸甚上以公忠亮益倚重之每朝罷必親呼公等二三大臣近御扆前或隨至便殿面議政務畢方回宫遇有急務賜手敕訪公行凡内外諸司所進章疏多命公先條進其

旨而後從中批出或謂公所條旨多云其部知道而不斷者何也公曰予奪之柄非臣下所敢專故付之六部定其可否而復取上裁庶事有所分而權不下移也洪熙元年春正月上將郊祀欲下仁民之詔咨議于公公請命風憲督勸農桑以充衣食之本所司廩贍窮民以廣好生之仁增文武官吏俸給以勸廉能弛山林湖泊之利以公民用寬逋負賦役以安流徙之民補積欠月糧以養將士之勇屯田將卒不許差占以妨農務四方

災傷即令奏報以憑寛恤皆施行之上以天不雨雪賜

公憂民吟且命賡之有交修之意兼賜玉帶未幾命公

同貴臣宴四夷呂尚書以位次請上曰夏某朕之股肱

四夷所仰位宜居中翰林進呈公等誥詞上親增二語

曰勿畏崇高而難入勿以有所從違而或怠且諭曰此

朕實心蓋望公等匡輔之切也繼召公至戾前賜繩愆

糾繆銀印一諭曰卿忠在國家朕聞皇考賓天時嘆卿

忠愛特茲眷倚繼自今朕有過舉卿但具奏以此封識

進來朕不憚從也公頓首謝曰主聖則臣直臣雖愚敢不仰承休命自是屢有所陳上嘉納之未期歲而仁政周于天下矣三月上手勅公等欲除鬻割鞭背連坐妖言誹謗之刑公同二三大臣密議以聞詔皆行之夏四月命兼掌禮部事特賜象牙正直印押以便處分且以旌公秉心正直云公言今山東及淮徐諸郡累歲旱潦無收民甚艱食至父母妻孥不相保請寬恤之上即詔全免夏稅及秋糧之半一切科派收買物料悉罷之未

幾手勅諭公曰古云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近西山樵採者將諸樹根伐盡卿宜揭榜示衆犯者斬之以狥公言樹根之伐固所當禁而人命為尤重也是以王者之政先人而後物故孔子於廐焚傷人乎不及馬今薪伐過當罪止不應請從律議為宜上從其言以公有匡輔功賜田五頃于八里庄及建第二所于兩京以褒之五月李時勉廷諍過激上怒欲刑之晚諭公等曰李時勉當朝辱朕諭已天顏大變公進曰時勉小臣

之言豈能傷損聖德願陛下少霽天威下法司議定罪之未晚也從之仁宗賓天公受顧命時宣宗為皇太子監國南京中外洶洶有漢庶人之憂太后以公東宮舊輔凡軍國事悉命公裁處公密謀急迎駕還京駕將至羣臣出迎太后密命公留佐襄王監國上見輔臣首問公安在蹇少師等莫能對上不悅駕至京召公慰曰近見太后諭所以留卿意朕方知之卿奉皇祖命輔朕有年朕以卿非他人比卿當以事皇祖者事朕加賜寶帶

時喪禮及即位之儀皆具皆公一二人所豫定諭衆勑草命公等删削詔赦之議多主公言每朝呼召面議政務及手勑咨訪國事悉如仁考初公同蹇少師二楊少傅同心輔政蹇重厚多謀公含弘能斷文貞博古守正文敏明達有為中外稱為得人上時與公等面議久命坐賜茶或命退殿廡少休復至扆前論議上尤以心腹托公朝退之暇不時獨召公密切顧問或袖中出小帖子親付公手公亦或有所呈於上凡中外所進章疏專

命公批荅或批未及命携出條旨許用小票墨書帖各
疏面以進中易紅書批出或未批多命公傳旨處分公
日孜孜惟謹所受聖諭及納誨于上者未嘗退以語人
凡諸公謀猷之善者力贊成之不自有其功先修太宗
實錄命公監修至是復命公監修仁宗實錄國朝文臣
三豫監修者惟公一人而已宣德元年秋七月上以山
東無麥詔蠲其稅且諭公曰稷思天下有饑者猶已饑
之伊尹作相一夫失所若撻于市卿國之大臣宜體此

心公叩首曰臣敢不仰承聖訓八月漢庶人謀反移檄誣輔臣奸邪亂政以公為首蓋惡公等得君贊治不利于已也上夜召公等入議公免冠頓首曰臣不才致變親藩罪當死上曰卿何為是言彼蓋假卿以興兵耳休戚與卿同之命分坐密議屏左右語楊文敏公首勸上親征上難之顧公公曰往事可鑒不可失也臣昨見命將而其色變退語臣等而泣在廷如此則其臨事可知又曰兵事貴速且有辭宜卷甲韜戈而往一鼓而平之

所謂先人有奪人之心也楊榮言是上意遂决即躬率六師征之晝夜兼程而往師臨城漢庶人懼欲降猶令人繞城上詈公罪人既得大被恩賞賜公閹者三人掖公朝叅出入公固辭曰舊制非勲臣不敢用上曰卿輔導忠勤非勲而何公乃拜賜尚書郭敦使武定州回為同使者譖于上公言臣待罪尚書時敦為侍郎深知其人廉慎公直惟法是執且能屏絶私囑以是怨之者多惟陛下察之上曰朕今知之矣譖竟不行二年秋八月

上燕閒公侍側因語及古人信讒事上曰讒慝小人真能變白為黑誣正為邪聽其言若忠究其心則險是以帝舜堲讒說孔子遠佞人唐太宗以為國之賊朕如此等每切防閑若有其萌必杜絶之不使奸言得入枉害忠良齊殺斛律光國遂以弱朕常非之汲黯正直奸邪寢謀卿等所宜務也公頓首謝曰陛下之明羣臣之幸也臣敢不效愚直以仰荅聖心十月交阯既叛屢遣將征之未利至是請降廷議惡其反覆更欲興兵上以問

公公對曰兵疲財竭不可再舉如癰伏于身未潰則憂不測已潰則可緩治宜進以平劑加之資補俟血氣調和而自愈若不小忍而惟毒之攻浸淫不已心腹内虚恐患復生於他所不可不慮今莫若因彼上表謝罪許其復國自新吾人之在彼者令護之出境則恩結其心而亦無他虞矣時二楊少傅亦有是言上是之遂偃兵息民有實緡上尊之賜十一月皇太子肇生上命公等條陳仁政數事詔天下有銀器寶緡綵幣之賜三年春

正月公同蹇少師奏對便殿上悅命留侍宴且諭盡歡
上顧公醉笑曰卿能復飲乎公頓首曰臣飽沃天恩醉
矣上顧蹇公猶醒親酌巨觥三賜之公拜上顧公有欲
言之色問曰卿有言乎公近扆前密請蚤建皇儲為宗
社之本上曰然朕當奏太后行之二月以議國本勅召
至便殿獎諭賜鈒金銀印八曰含宏貞靖謙謙齋以褒
公之德量曰後天下樂以表公之忠勤曰傅保之臣以
期公之寅亮餘著公之名字世系鄉邑也尋加翠爐銀

甕玉鉤玉帶之賜三月命公等侍遊西苑以騎隨公騎後乘輿甚邇隷之從公者私相問曰前龍衣而髯者非至尊乎上聞而顧之公惶懼下馬謝曰天威咫尺而臣不能肅下罪無所容上笑曰朴實哉卿隷也人賜鈔十五貫復命登御舟遊太液池上顧公等曰以操以御羣卿之力君臣之義休戚是同上射烏獲之既烹躬割以啗公又親酌玉觥以爵公曰卿於朕啟沃良多而今老矣不可不盡歡日晡而罷上以苑多奇石可愛命內臣

吳誠偕公往觀且諭曰惟其所欲與之公但取尤小者一二而已内臣曰兆奇石巨者以萬數先生弗欲乎公曰某性鮮所好柰上恩不敢辭况欲其甚者乎内臣以聞上嘆其介者久之閏四月公言山西饑民流徙南陽諸郡十餘萬有司軍衛各遣人捕逐民死亡者多上即遣官往同布政司及府縣官加意撫恤發廩給之隨所至居住敢有捕逐者罪之民賴得所秋八月復命公等侍遊東兆上指草舍一區諭曰此朕致齋之所雖不敢

比古人茅茨不翦之意然庶幾不忘乎儉矣公頓首曰陛下言及此天下蒼生之福書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陛下知而行之堯舜之治亦不過是九月扈從車駕巡邊賜寶刀上命取公槖糗嘗之笑曰卿亦食此粗糲耶公對曰臣食此足矣隨營將士尚多餒者上命中貴取上供者賜公遍加將士之犒勞上還京念公等四人高年且師保之重以寅亮為職不煩庶政乃特賜勅輟部院務俾專論道左右共寧邦家隱然拜相之意前此所

未有也公益殫忠讜以報上知四年冬十月公奏對便
殿上問公時政之弊公言今內外諸司遇有公務輒坐
委掌印正官出辦取其事之易集殊不知正官乃一司
之長百責所萃今不論事之重輕一槩委之致使護印
署事者茍簡于政吏肆其奸庶務妨廢時弊莫甚于此
上曰非卿不聞是言即勑諸司禁約違者許言官糾之
未幾扈從車駕閱武郊外至兎兒山上怒諸將奉命之
不虔也命褫其衣以辱之公言將帥國之爪牙天威震

怒罪且不測況時嚴寒倘致于斃是因微罪而殺重臣
上不應起入帳內公隨之上顧見公曰卿且休公對曰
陛下憐臣之恩至諸將瀕于死矣陛下獨不為之念哉
上笑曰朕特為卿釋之還京公因奏對言今天下雖稱
承平民困未全蘇息各處買辦催徵差官數多甚是擾
民以致小民怨咨罔知朝廷優恤之意請敕禁約諸司
非急務不許差官如出差擾民者許風憲糾察以聞上
從之上寵眷公日優使者召公日數十輩于道家有御

賜名馬性甚靈每召臨馬必踣嘶閽者報公具衣冠出
而錦衣人至矣上嘗張燈宴羣臣悅甚咲謂公等曰此
朕擎天柱也天下付若等朕高枕無憂矣賜紫瑛硯象
牙翠花筆龍香墨水晶鎮紙玉筆架以便條旨用公誕
辰上親繪壽星圖及製詩賜之有獨生申甫扶鴻運之
褒每憂喜及節序必賜公詩又親繪秋香竹梅二圖以
喻公之晚節文禽非熊春霽魚遊春水數圖以彰公之
遭遇之盛云至服食器用銀幣日不虛賜嘗命尚方取

一翠甌賜公公拜賜訖上咲曰卿夫人得無競乎復加
賜一馮又命製束髮小玉冠二枚上用其一以一賜公
諭曰使卿之子孫知吾君臣一體也公寵愈優而心愈
小恒懷負乘之憂朝回于家而色若有不懌然者夫人
問之公曰吾欲進諫適思所以悟者未獲故悒悒耳又
嘗撫案嘆息筆欲下而止者再夫人問之公曰吾適所
批者歲終大辟奏也吾筆一下而死生決矣苟有可生
吾未嘗不欲生之恐悮焉則彼啣無窮之寃而吾懷終

身之恨矣以是慘沮而筆不忍下也五年春正月兩朝實録成公同太師英國公等上之賜宴賚旦入謝暮歸得末疾猶執筆條旨以進夜甍未甍前三日有星墜庭之西南隅光燭地者久之方息上早朝聞訃震悼遂輟朝垂涕回宫左右感動莫能仰視朝自公卿大夫及郎官將校下至閭巷小民莫不嘆息咨嗟至有泣然流涕者上問輔臣議加公封爵楊文貞公對曰舊制文官不許封公侯恐因其為例例不可自今日始其輔導舊臣

贈以太師亦尊榮矣乃贈特進光祿大夫太師謚忠靖賻祭殯塟有加常典官其子瑄為尚寶司丞期以讀書大用仍勅户部復其家國朝輔臣贈太師及卹典之隆自公始也公天性孝友公退未嘗離太夫人側每早朝必候問起居而後去太夫人殁公不忍正坐每被寵賜必捧泣曰此上恩也吾母不及見矣吾敢私乎遍分諸弟姪及姻舊之貧者愛二弟稱篤季性躁使酒一日醉壞公釀器家人奔告曰叔破缶而罄酒矣公笑曰弟又

醉耶公二俸在南京者皆季所費然公恒以賜物分寄之或曰俸悉彼用而賜又及之耶公曰手足情重俸何惜焉且上恩之需不可不均也其德量汪洋人莫測其際嘗使蘇有庖人烹肉過鹹公但噉素飯而已無所問巡視淮陰憩于野馬驚而逸從者逐未返公遥謂過客寄聲尋馬者客不應且詈之從者執以見公公笑釋之小隷盜公銀酒器數事為邏者所獲械見公公命釋械語之曰爾非艱甚寧忍為此乎仍與所盜一杯遣之隷

慼泣而去有進士戲乘公肩輿或告公公曰有志言者

慚退祭酒胡公儼屋居公既賜第即以舊第讓之胡致

仕公鬻第以為贐故胡挽公詩有琴書携去嘗推宅吕

尚書為子乞官上以問公公對曰震先朝有守城功宜

量與一官可也或語公曰彼昔奏公公寧忘之乎公曰

其自得罪彼何與焉平江恭襄公靖難時嘗欲害公後

公薦恭襄總漕運又内贊其所請以濟國事二公深自

敬服上嘗賜公銀酒器公留用于部堂或勸公私之公

曰以上之寵賜而私之可乎且吾以布素起家亦豈能勝此也時同事有性褊者嘗書公姓于座右以自警少忘之性如舊嘆曰夏公真不可及也或問公量可學乎公曰某㓜時有犯者未嘗不怒始忍于色中忍于心久則自熟殊不與人較其何曾不自學來又曰處有事當如無事處大事當如小事若先自張惶則中便無主矣故歷事累朝秉節執義夷險一心其論大政决大疑羣議滿前公徐一言而定或有偏執已見奮然沮衆議者

公從容喻以義理曰某所見當如此處是至上前奏之
果如公議沮之者莫能奪事賴以濟尤樂薦引士類布
滿中外皆稱其職然恩不已出有自布衣至公卿而不
知公之薦者仁皇嘗欲用李衡為兵部侍郎問吏部不
知命問公人始知公之薦周文襄為長史時廷臣有欲
薦為郡守者公言于上曰郡守不足以展其才上于周
名注留著别用四字尋致大用至薦李襄城公隆守備
南京黄忠宣公贊理漕運皆極一時之選其援人之急

惜人之才惟恐不及都御史劉觀孫女被選將入内皇
親胡都督往駕焉上聞之欲誅觀惡其結托也公言觀
昔事先帝每稱其能偶因戚里之嫌遽加大辟非罪疑
惟輕之典上意少解竟以他事罷觀職有禮部署堂郎
中某于早朝奏云四夷之來賞不及用宜豫措置上不
荅某懼甚退以告公公曰以富有四海而當廷云云可
乎乃為於午朝之間而密陳之果得所請户部李郎中
暹性紘急屬吏有悞者李欲置于法吏懼而投匭首實

上特免之李怪吏之不先白已也叱曰上雖宥爾於法終不可釋吏遽以其辭奏之上怒其言涉不敬將刑之公言其素剛直偶因吏之激言發于暴若遽刑之恐長奸吏風況今募人使遠若宥而任之必能盡忠贖愆如此則㤠法兩盡而吏亦無以長其奸也上從之李使于闕果不辱命刑部金尚書以疾在告蹇忠定公有會乃赴之上聞之不樂曰以疾不朝而宴于私可乎命繫之公言進退大臣當以禮可殺而不可辱金其老矣而繫

辱之非刑不上大夫之意上即宥之有短楊文貞于上者上以問公公力為辯之眷任彌篤故贈公誥有推賢盡誠之褒每勸朝廷行一善政用一善人或問公公曰此天子之明羣公之力其何與焉凡所上奏草歸即焚之曰不可彰吾直也以是嘉謨嘉猷所以左右朝廷惠利斯民者泯然無迹不盡傳于天下惟天與列聖知之豈敢誣哉黄忠宣公嘗贊公德足以格君而不言其直量足以容物而不言其善身足以任天下之重而不言

其功休休揖遜有古良臣之風時以為確論焉

附治水疏 見明紀

永樂元年秋八月遣都察院僉都御史俞士吉齎水利集賜戶部尚書夏原吉使講求疏治之法原吉上言江南諸郡蘇松最居下流常嘉湖三郡土田高多下少環以太湖亘綿五百里納杭湖宣歙諸山水注澱山諸湖入三泖頃浦港湮塞滙流漲溢傷害苗稼拯治之法宜浚吳淞諸浦港洩其壅於以入于海吳淞江袤二百餘

里廣五百餘丈西接太湖東通海前代屢疏以當潮汐沙泥淤積旋疏旋塞自吳江長橋至下界浦約百二十餘里雖稍通流多有淺窄又自下界浦抵上海南倉浦口可百三十餘里潮汐壅障茭蘆叢生已成平陸欲即開浚工費浩大臣相視得嘉定劉家港即古婁江徑通大海常熟白茆港徑入大江皆廣川浚流宜疏吳淞江南北兩岸安平等浦港引太湖諸水入劉家白茆二港使直注海松江大黄浦乃通吳淞要道下流壅塞難即

疏浚傍有范家濱至南倉浦口可徑達海宜浚令深濶上接大黄浦以達泖湖之水此即禹貢三江入海之迹俟旣開通相度地勢各置石閘以時啓閉每歳水涸時修圩岸以禦暴流疏上命行之水以溉農田大利

題故太師户部尚書夏忠靖公遺事後

昔孟子有言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予嘗歴考古昔聖賢之生皆本於氣化之盛故自堯舜至於湯五百有餘年自湯至於文武亦五百有餘年蓋天

地清明渾厚之氣運於亭毒之表者久則有時而漓故必積之之久而後復盛盛則聖君賢相出焉蓋天地實生之也自文武之後七百餘年而始有漢高祖自高祖之後又七百餘年而始有唐太宗高祖太宗雖不足比隆堯舜湯文當時佐命之臣雖不足以擬跡周召然君臣同心以成正大光明之業庸非天意乎自唐太宗之後更五代之亂朱梁石晉劉漢郭周篡弒相承而貞元之氣其漓也甚矣天醜其德而聖君賢相不出於其時

至越千餘年而後我太祖高皇帝生焉復二帝三王之
盛而無漢高唐太之雜霸當時佐命之臣固非一人若
故太師戶部尚書夏忠靖公尤其傑然者也非應期而
生者乎喬新生也晚不及拜公之烏履而嘗聞先公言
公為尚書時先公為御史永樂二十二年雷震奉天殿
下詔求言言者多云建都北京非便而主事蕭儀言之
尤峻太宗震怒加以極刑時六科十三道上言者多云
朝廷不當輕去金陵建都於燕故有此變上曰方遷都

時朕與大臣密議數月而後行非輕舉也言者因劾大臣上命言官與大臣俱跪在午門前對辯時都御史陳英等迎合上意且謂昔日不諫有罪抗言御史給事中白面書生不知大計宜加重罪日將午上命侍臣出至午門問大臣與言官對如何衆皆譁然啐罵言官妄言公獨從容奏曰御史職當言路給事中朝廷耳目之官况應詔陳言所言皆當臣等備員大臣不能協贊大議臣等合當有罪侍臣入復命上仍命出再問公對如初

天顔恱懌遂傳旨令各回衙門辦事而言官無一人得罪者衆謂非公之言則又將有蕭儀之誅矣公心存忠孝無時忘之當洪武之末嘗巡撫福建所至問民疾苦而惠鮮之詢吏治得失而進退之其瑣屑細事則悉付之有司官民皆安焉嘗出漳州北門見有舊塚將頽者問諸左右或對曰元達嚕噶齊德呼默色之墓守死不降民哀之故瘞於此公曰忠臣也命有司伐石甃其墳樹碑而表之他日往福寧見道傍一草菴敝陋殊甚而

灑掃潔淨問左右或對曰此元福寧尹王伯顏與其子相及子婦潘氏死節于此民既塋之又作草菴以祀焉公曰伯顏死於忠其子死于孝婦死于節無愧卞壼家矣遂命知縣遷其主入佛寺空屋祀之且設祭焉公之惓惓忠義已見於此矣及自福建召還太宗皇帝欲大用之忌者或沮之曰彼建文用事之臣豈宜寘之高位上曰夏其父皇太祖之臣也彼忠於太祖故終於建文又豈不盡心于朕哉歷事太宗仁宗宣宗其盛德大烈

有補於國家者尤多其詳已見於楊文貞公神道碑及國史有傳足以不朽矣喬新後生小子不敢贅一言以取不韙之罪謹述聞於先公者于末簡以信孟子之言俾後世有考焉先公又言蘇文忠有言國之將興必有世德之臣厚施不食其報然後子孫能與守文之主共享太平之福公歷相四朝其所施厚矣享其榮名盛福者五十餘年而天之報公亦不薄矣其子太常公有文武才德宜與公世濟其美者也然位不滿其德其孫椉

議君好德而文其名位所就勛業所建以名世者未可量也他日躋大位建大勛而與伊尹伊陟繼美有商者其在茲乎喬新既頓首以為皇明賀又拜首以為夏氏慶弘治庚申六月資政大夫刑部尚書廣昌後學何喬新謹識

跋夏忠靖公遺事

右少保兼太子少傅户部尚書贈特進光祿大夫太師謚忠靖長沙夏公遺事一通其郡人寧鄉袁侍御公大倫得諸其孫通政公廷章而刻公集後者也福獲讀而

歎曰公其社稷臣哉我太宗嘗謂以房玄齡處公而福
觀公諫太宗親征沙漠處有以兼魏徵沮高麗之直楊
文貞公謂比公於王子明韓稚圭之度而福觀公勸宣
宗親討漢庶人之叛有以兼寇準伐澶淵之毅解大紳
公稱其有德有量而不及其口應手判之敏才黄忠宣
公賛其雍容揖遜而不及其弘濟艱難之卓見若是者
有一足以命世而公兼之豈非社稷臣哉何司寇公謂
天實生之不誣矣其尤難者在太宗朝輔導皇太孫居

守北京而北奏南啟之皆得其心迎召皇太子皇太孫于南京而緩速對復之曲當其義在仁宗初親臨繫所而敷奏切中在宣宗初南京入繼而禮儀皆具三朝始終於是乎正矣豈非社稷臣哉若今所行於朝廷者皆仍公條進批荅之舊曰其部知道榜於郡縣者尚遵公禁約擅差掌印正官之議在當時不以為奇而今則始悟其見之遠也其謂多陞不如重賞禁差徵辦官尤若預知今日者然至於營採諫官之議遷都不拜西域法

王諍李時勉之死辯郭敦之諧斷罪必依於律者皆足以立一代之治體其贊仁宗省刑薄賦與夫户部出納之省約即位詔赦之蠲除至今莫之能改皆百姓由之而不知者噫公豈非社稷臣哉福少讀郡誌訪父老知公與周文襄公為惠於吾土者甚大已思欲一發闡之今天子命二公合祠于蘇福嘗記周公之祠于松者而獨於公為欠事又嘗讀宋石介慶歷聖德詩序謂天下所望為宰相諫官者無不舉用以為盛兹集序之者為

大學士茶陵李西涯公内相如西涯臺諫如大倫亦天下之望乎二公於其鄉先正國名臣不忘其遠如此而今有復如忠靖公者出其肯掩之耶長沙社稷之臣又于二公乎望矣乃敢附名於其末弘治十四年辛酉春三月朔賜進士及第翰林國史編修儒林郎華亭後學錢福謹跋

士懿伏讀忠靖公遺事歷事四朝雖始終職在户部又兼各部及都察院輔皇太孫百官總己以聽悉決機務

擬批詔旨致治隆平實名宰相也先輩巨公若二楊公碑誌李文正公傳何錢二公跋論之詳矣予小子何敢復贅惟是治水江南至今吳人德之乃遺事止言治水之勤其講求治水一疏略焉不載士懿攷諸明史竊按天下財賦半在江南天下之水半歸吳會浙西及蘇松諸郡以逮杭湖宣歙萬山之水奔涌騰溢盡入太湖太湖蓄瀦之餘溢於三江東流入海所謂三江既入震澤底定是也然三江無可入之道則震澤無可定之波乃

吴淞婁江率皆淤塞黄浦白茆僅見虚名江海之門洩瀉既少震澤汪洋承流遂緩矣加以山水沙多暴漲飄流勢稍緩則沙易聚澱湖諸泖相繼堙蕪矣不知浙之嘉湖地據上流故溪不入湖則嘉湖代受震澤之水吴之蘇松勢居下流故湖不入江蘇松且代受三江之水賴公躬親履勘始稱太湖汎溢宜浚吴淞蘇之吴淞多沙泥旋疏旋淤松之吴淞多茭葦易成平陸因請於嘉定開劉家港常熟開白茆港而蘇水入海於松江更開

范家漬以達大黄浦而松水亦入海廣濬分支共受三江之水即所謂三江既入多為尾閭以殺震澤之怒即所謂震澤底定禹貢明白簡盡而公之治之亦委曲詳至即於此一疏見之顧可畧耶予故采諸明史以附遺事之後庶幾千百世下鑒公苦心其功當不在禹下云

康熙四十四年乙酉孟春月齊安後學詹士懿敬識

校刻夏忠靖公集成敬述

嗚呼忠靖公靈秀鍾國器生當有明初厥考席𥢠地少

小解勤學失怙倍策勵端方禀慈訓教水率二弟婉愉得歡心鄉黨推行誼喜怒嘗不形已負大人志未幾領鄉薦太學勤講肄遂受太祖知農部主厥事漕務當叢脞理繁弗辭勤摅誠析羣疑同官服高義晉階撫閩軍愛民先察吏戍祖深眷注連陟尚書位治水師禹功疏決發神智放海獲安瀾吳人食其利況乃賑民饑全活千萬計恩施逮官校矜恤尤備至皂從攝諸曹輔守稱上意擬諸古名臣寵錫三代貤披鱗效朱雲忠讜甘拘

係仁宗復徵起公以母喪避馳諭期協心曰卿朕攸倚玉帶環腰圍殊榮耀門第愆謬繩且糾煌煌爍金字得君古良難盡瘁亦匪易禮儀故嫻熟除難見經濟啓弘復貞静表德銀章記維時春秋高寵嘉示優異庶務毋久煩啟沃資謀議兩朝實錄成宴賚有特賜勳名震寰宇勞謙贊盛治至性門內全仁厚遐邇被扶顛更振乏接物展光霽襟期浩以深疇復窺其際休休有容德包荒無巨細子明稚圭風雅度真無媿忠勤歷四朝夷險

歸一致騎箕當宁惻宣廟為墮淚謚法酌古今曠典嘗
埜祭生榮死亦哀慶澤流後裔閑情寓詩文不朽兼游
藝天真弄柔翰豈為章句累懿忝諭湘膠景慕多年歲
執鞭既無從拜墓讀碑誌人以文乃傳遺集嗟失次捜
羅魯魚辨編就喜不寐三春日摩挲髣髴風騷氣彌力
事雕鐫庶以垂奕世

少保兼太子少傅户部尚書贈特進光祿大夫謚忠靖
夏公神道碑銘

賜資榮祿大夫兵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廬陵楊士奇撰

中順大夫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侍讀學士廬陵曾棨書

資善大夫禮部尚書毘陵胡濙篆

公姓夏氏諱原吉字維喆始家饒之德興曾祖復祖希政元末為湖廣行省都事兵亂死之考時敏為湘陰縣儒學教諭遂家湘陰公自幼端厚好學年十三教諭公歿益知自勵母夫人廖守節教子公終父喪即出教里塾取束修以資養而率其二弟恭侍婉愉得母夫人歡

心出入鄉閭其老長皆忘年賓禮之時已負鉅人度喜怒不形里少年嘗被酒侮慢公里人共擊之詈之曰汝小人不知鄉有君子耶有鬼物白晝附人言禍福驚動里中或强公往觀卒無所言他日復有言或問之故曰夏公端人吾不可以近公一無所動心洪武庚午公以詩經選鄉貢入太學遂擢户部前四川部主事授承直郎進承德郎漕務叢脞凡倉庾府帑之出入簿牘之著悉有條理同官後至於事有未通者咸以質公曰環左

右公雖紛冗必為之盡心蓋人人德公如師陞戶部右
侍郎授嘉議大夫巡撫福建所過郡邑考察吏治咨訪
民隱公明寛大民人咸悦服太宗皇帝入正大統轉左
侍郎逾月陞戶部尚書授資善大夫永樂初蘇松諸郡
大水命往治發浙西兵民十數萬疏決壅滯自松江黄
浦東北以達於海水患乃息而撫恤曲當久不言勞又
撫綏其饑民發廪三十餘萬石賑之散給有方於東南
命公自南京抵北京督視運送給以錦衣衛官校且命

有不率命便宜行事公於號令中備矜恤之意人人効用太宗巡守北京公豫扈從命兼行在禮部都察院事歲餘車駕親征沙漠令上以皇嫡長孫留守北京命公輔導庶事修舉京師肅然太宗還良喜賜公鈔千緡綵幣四表裏羊酒鞍馬自是屢奉命侍命上有司奏公與吏部尚書蹇公歷官九載皆賜嘉奬有淳良篤實如古名臣之諭太宗親宴之别殿無幾賜誥命追封祖考皆為資善大夫户部尚書祖妣為夫人封母為太夫人重

修太祖皇帝實錄命公監修書成賜鈔千緡織錦文綺衣壹襲文綺表裏三對北京宮殿成奉勑召仁宗皇帝及今上於南京二聖喜公至賜宴勞及鈔白金鞍馬外寇復犯邊太宗皇帝將親征公言今邊儲不足請遣將無煩六師遂罷官仁宗皇帝嗣位即日復公戶部尚書公以母喪未終辭仁宗曰國家不幸有大事正朕與卿等協心比力之時如卿以親喪辭則朕亦未當在此公乃不敢復言遂加太保仍兼戶部尚書賜玉帶闕十七字

今上正位東宮加
公兼太子少傅少保尚書二職如故賜誥命追封曾祖
祖考皆爲榮祿大夫少保兼太子少傅戶部尚書曾祖
妣祖妣妣皆一品夫人賜金章一其文曰繩愆糾繆且
諭曰朕有過舉卿但具奏來以此識之朕不難於從善
賜鈔萬緡御用米二十石胡椒二百斤公感知遇之厚
鞠躬小心靡或不盡修太宗實錄命公監修仁宗皇帝
崩時今上建國南京至則喪禮及即位之儀皆具皆公

三四人者所預定上既嗣大位公以舊輔尤重倚任公益孳孳惟謹寵賚日盛修仁宗皇帝實錄仍為監修庶人高煦反上親率六師擒之公預扈從還賜白金文綺等物甚厚賜銀圖書一其文曰含弘貞静蓋褒公之德云明年扈從廵北邊既還上念公及少師蹇義等四人者皆春秋高思優逸之賜勅嘉勞輟職務仍其禄朝夕侍上備顧問預謀議而恩遇益厚兩朝實錄成賜白金百兩織錦羅衣一襲文綺表裏六對鞍馬賜宴明旦入

謝暮歸第得末疾遂薨宣德五年正月二十七日也壽六十有五歲上聞訃震悼遣禮部尚書胡濙賜祭贈特進光祿大夫太師賜謚忠靖賻鈔萬緡勑有司營喪葬官其子瑄爲尚寶司丞仍復其家復屢遣濙等賜祭朝臣自公侯貴戚下至郎曹將校咸往弔祭衛卒巷氓亦有太息流涕者公天性至孝友其弟原啟原禮皆厚原啟歿愛其子如子讀書鄉校時教諭史九韶雖非授業師遇之必拜雖貴不變既貴九韶陞教國子月恒分之

祿九部將老朝廷從公請命致事公與人交久而敬平生故人在患難或賙給之遇士之貧者賑之有顛蹶失所者援之德雖微必報而未嘗存怨惡心接人温然處事善善長而惡惡短襟宇瀞深閎闊不見涯涘嘗有從隸汚公金織賜衣懼欲逃者公曰汚可浣何懼爲有吏壞公所寶硯石匿不敢見公召吏諭之曰物皆有壞吾未嘗惜此慰遣之於時卿大夫雅量推公第一知者蓋比公王子明韓稚圭之度其在上前所言必歸仁厚臨

政必酌大體其預宥密雖泯然無迹蓋有隂受其德者矣故不問貴賤疎戚識不識皆知其為善人長者文章喜為詩四方士重公名得其一篇一詠藏以為榮公配鄭氏有賢德再封一品太夫人子玧瑄瑛璘女一嫁虞瑀玧與虞氏女皆先卒公薨之三月歸葬湘隂其家以墓碑屬予予與公同朝三十年晚益親厚相知又常為予道其平生予豈謂遂誌公之墓耶銘曰滹夏厥初以國為氏衍於㑹稽綿綿厥系太末之邑後來徙居曁唐

中和復徙于番懿夏之時逢掖其服詩書有承德善有
續轉鄂而潭自公祖考積厚必發公奮起紹燕歌鹿鳴
來與計偕官任其賢政用其才繇司徒屬暨掌邦教寅
恭小心寛仁允蹈參决大議洊任重負不亟不徐雍容
雅度如彼喬嶽嶷然不移其氣默運澤潤良多祗事列
聖既四十載夷險一道其爲几几國有老成堂有柱石
遽不憖遺當宁興惻既榮且哀隆隆寵光嗚呼忠靖沒
世不忘

宣德五年閏月初六日孤子瑄璘泣血立石

贈榮祿大夫少保兼太子少傅户部尚書夏公夫人廖氏墓誌銘

中順大夫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廬陵曾棨撰

榮祿大夫少師兼吏部尚書西蜀蹇義書

奉政大夫吏部稽勲司郎中兼翰林侍書廣平程南雲篆

宣德庚戌春正月丁卯少保兼太子少傅户部尚書夏公原吉卒卒之後又八月公之子瑄請予泣拜請曰先

祖妣夫人既塟未有銘恐懿德久而遂泯敢請一言刻之石庶幾永終有賴焉予弗獲辭按狀夫人姓廖諱妙賢世為荆州人父瑞可有學行授徒于鄉元季僑居沔之玉沙時忠靖公大父希政（碑刻璿疑誤）為湖廣行省都事兵亂死節公之父時敏奉母避地于沔瑞可見而奇之遂以夫人妻焉國朝平定海内時敏仕為湘陰儒學教諭遂家湘陰教諭君歿時公年纔十有三夫人守節自誓孝養其姑劉氏朝夕未嘗暫離姑疾侍湯藥尤謹至

寢食弗遑憂見顔面姑臨終執夫人手泣曰汝事我孝
敬願汝子婦他日皆如汝之事我也姑歿塋祭皆克盡禮
夫人撫育諸子教之務學期底于成諸子亦克祗承其
教有所植立公既領鄉薦升太學仕為户部主事陞右
侍郎迎夫人就養京師蒙恩封太淑人及公為尚書贈
父教諭君為資政大夫户部尚書夫人進封太夫人方
是時朝之大臣罕有親尚在者獨夫人年高鶴髮雲冠
朱翟命服偉然坐堂上歲時自六卿以下相率羅拜人

皆謂太夫人盛福世鮮及焉上元節禁中張燈公奉太
夫人入觀太宗皇帝知之顧左右曰此賢母也賜鈔千
緡永樂辛丑議親征沙漠公言今糧餉弗給任一將可
也無煩聖躬遂坐免官明年壬寅四月十八日太夫人
以疾終享年八十仁宗皇帝即位詔復公户部尚書公
乞終喪不許遂加少保兼户部尚書命給舟載太夫人
喪歸塟湘陰縣治之東北山之原勅有司為造墳塋未
幾復加公兼太子少傅賜誥命追贈夫人為一品夫人

太夫人三子長即公累官至少保兼太子少傅户部尚書贈特進光祿大夫太師謚忠靖次原啓原禮女二人長爸世次適常州府照磨葛興讓孫男四人琥瑄瑛璘瑄爲公後嗣年纔十有三蒙恩命爲尚寳司丞給六品祿女四人長適傅時省監察御史霖之子也次適虞璿宗人府經歷進之子也次適宋敏湘陰縣知縣綸之子也餘幼銘曰夫人之德慈惠静貞秉節守義訓子于成子既顯榮高爵厚祿祿養以豐享兹盛福錫命推恩冠

服是煌鸞誥薦頒龍文天章湘陰之原爰視爰度靈秀所鍾體魄斯託懿範徽音愈遠弗忘銘以昭之永世其光

宣德九年六月　日

孤哀子原吉孝孫瑛瑄璘泣血立石

附錄

明故中順大夫南京大常寺少卿掌尚寶司事夏公行狀

公姓夏氏諱瑄字韞輝其先自衢徙饒代有顯者曾祖諱希政元季為湖廣行省都事兵亂死事祖諱時敏洪武初為湘陰教諭遂家湘陰考太師忠靖公諱原吉歷事太祖太宗仁宗宣宗四朝碩德雅量豐功偉烈著在國史公忠靖公次子少穎敏喜讀書嘗竊觀忠靖奏草及忠靖朝退必請問所議事忠靖笑曰是非爾所知也然心黙喜之禮部尚書胡公濙嘗夢上以櫻桃一盤賜忠靖二子長子瑸退避不敢受而公獨受賜後瑸早卒

胡公以告忠靖曰繼夏氏者必此子也仁廟嘗顧問忠靖曰卿子年幾何欲以近侍官之忠靖曰臣子幼稚非食祿時俟成立事陛下未晚也宣德五年忠靖薨宣廟震悼不已即日遣中官致命于家拜公尚寶司丞明日公與叔父原禮入謝時公年甫十有三進退有度特賜冠帶衣服公扶柩歸鄉里宣廟憫公幼特免守制使養母于官而别遣官護喪歸且厚恤其家公强記過人太師張公輔呼為小友少師蹇公義而下多公父執禮重

之宣廟欲大用公未逮也正統初英廟追念忠靖勤勞特賜公田十八頃而蠲其稅楊文敏公榮將歸謂公曰尚寶非處君地吾還當薦君未幾楊公卒不果雲南夷逆命公上疏乞立功自効尚書王公驥奇之將以公往有沮公者乃已八年命視尚寶司事公以母疾乞侍養還鄉母愈乃就職時四方多事公上疏陳七事一謂湖廣苗本異種必有首惡糾合為冦宜密令諸脇從諭以利害誘以重賞使反兵相攻然後出其不意攻之必破

一謂苗岀遠刼必使老弱守寨宜分兵間擣其巢穴則
賊分而勢寡一謂北邊雖每歲朝貢其情難測宜令知
兵者行邊旌勇智退老弱繕兵治械修城隍謹烽堠以
備不虞一謂福建盜作雖出師勦捕功久不就使賊勢
日張民困轉輸不得耕食是益盜也宜督將臣乘時殄
滅多見采納十四年北邊犯京師公憂憤陳四事一謂
敵乘勝遠鬬其鋒不可當然能野戰短攻城宜堅壁勿
戰使進無所得退復氣沮然後出奇設伏諸道奮擊破

之必矣一謂敵深入吾地宜令死士夜襲其營仍設伏內地以待追者一謂敵既舉國入寇邊無所禦宜調邊兵之半入捍京城內外夾攻彼將自潰一謂我軍依城為營進無死志退有所歸宜嚴號令以堅其志如以三隊為法前隊戰退令中隊悉斬以狥容而不斬者同罪則士畏法而不畏敵矣詔亟行之後敵使至公又言敵無故遣使與吾譯者偕來必佯為遜辭以緩我應援疑我進退覘我虛實或為誑事虛情疑我譯者以緩我謀

賂我譯者令為反間宜慎防之以觀其變一謂敵若引
退宜分兵五路間道襲之以正兵二路擊其前以奇兵
二路攻其傍以伏兵一路絶其後仍以宣府大同諸路
邀其歸蓋彼方恃强不虞吾至且待彼回圖我而我先
奪其心勢可必破况今太陰犯昴主明不利太白出高
用兵敢戰吉臣以為天道人事機不可失當道不能盡
用其言識者惜之公又言敵既得利今冬來春必圖再
冦今汝寧鳳陽諸府及河徙故地流移之民無慮百萬

恐因隙而動為患不淺願假臣便宜使招募智勇以為
國用仍條陳事宜以為先召吏士及其故老俾各舉所
知凡舉主其所舉勞以酒幣揭名于旗以倡忠義然後
榜諭凡有知兵敢戰習騎射諳地利能為間諜者許以
官賞復其家一丁以給其力事平之後不願為兵者釋
之教閱之法以百人為率擇其能者十人以教其九十
人兵集既眾人人習戰法內可以捍京邑外可以消
縣之變事下兵部尚書于公謙請試用其才侍郎王公

偉公知已也時為監察御史亦請勅公募兵淮楊會事定不果久之公以母老乞就養金陵命掌南京尚寶司事二月丁鄭夫人憂上京師復陳三事曰賞罰以為御將不可不嚴任吏不可不寛宜罪敗師棄守之將以戒不忠增廉官能吏之禄以礪不任曰去利以為善治國者不損民以益已因舉近事以利致害者貪鄉入貢致生邊患窮兵麓川以疲中國其弊在上汚吏瀆民以妨大治貪將虐兵以耗軍伍其弊在下宜減浮費以輕徭

賦省游食以足軍儲惜民力以培邦本又謂貴州宜仍洪武舊制置行都司罷藩臬郡縣命一良將輔以文臣使專决于外以寧邊患曰審機以為制敵之機係乎攻守之得失因舉近事之失機者敵初寇大同氣鋭鋒利不當戰而與戰以致敗績一也宣府懲彼失利畏慎太過敵經其城當戰而不與戰以致土木之敗二也及敵越重關犯畿甸自納其死而我過為防禦無所施措以致大變三也宜鑒覆轍懷遠圖揚天威以雪國恥大學

士高公穀見公疏薦于朝亦不果用奉使秦府充冊封副使凡所賜遺悉不受天順二年公以疾請命掌南京尚寳司事踰月遷少卿八年賜誥命特贈所生母王氏為夫人成化二年進為卿時五府多闕惟都督一人公奏守衛事重非一人可任乃命曰萁萁往守宿衛十四年九載考最陞南京太常寺少卿仍掌尚寳司事方嵩請老歸守先墓無何疾卒未卒五日猶力疾草疏大畧言臣伏見太宗文皇帝賜皇太孫勑諭皆農桑軍國為

政治民之要誠祖宗詒謀之至意願陛下置諸左右覽而行之仍命皇太子讀誦使預知民事艱難守成不易則不必遠求諸古而天下可治臣懷此言久未敢輒上今臣病死旦夕死而不言永無日矣命其子崇大上之訃聞上遣官諭祭于南京公為人寛厚簡易内剛外和孝悌忠懇皆出天性幼喪王夫人事鄭夫人甚謹常棄官走南北侍養者十餘年鄭夫人卒女嫁虞氏生子誠而孤公視若己子悉以鄭夫人遺物并分賜田三頃予

之誠死又撫孚其孤與弟璘無間言與色親舊患難力可援者必為之盡侍郎王公卒公娶其女為子婦其師太常少卿鄭公雍言于死經理其家駙馬井公其道死嘗以千金托公其家弗知也公悉封識還之公恂恂寡言及辨議古今成敗兵民利病文體高下皆卓有定見不隨時好惡然自負高與人寡合故罕有知者為詩文宏博豪放舉筆千百言而感世觸物義歸于正平生所作近百號拙寓稿晚年號白鶴山人自為傳論曰人為

其庸腐者是也謂其非庸腐者亦是也夫璞玉一也器則玉未器則璞耳今山人久為官而無所見其能是將為玉耶亦將為璞耶識者必能辨之公雖在散地恒憂先天下每見天垂象或四方有警則咨念不置與客言必先問及北事常曰國家養士於平居之時士當効力於有事之日嘗夢中賦詩云臣愚思効忠志欲追前古空懐葵藿誠未豁朝陽吐深思結衷腸遠慮遍寰宇舍生寧顧軀矢死期報主病篤猶以地震為問語不及私

惟書遺教囑其子崇文皆檢身奉職語又賦一辭亂曰
梅花一枝開春風雙珮響拂衣而歸天清月朗造化小
兒齊聲合掌遂卒公生于永樂戊戌三月十五日卒于
成化辛丑二月十七日享年六十有四子三人長崇文
戊戌進士材器奇博不下公世次崇武次崇勳俱學舉
子女五人長某次某某年月某日歸塟忠靖公墓側公
卒已有銘銘頗畧崇文復備述行實請為狀以干大人
先生銘諸神道以昭不朽東陽公同郡人也哀公之歿

慨典型之在鄉里者不可復見謹序次一二以備采擇

謹狀

茶陵李東陽撰

贈宜人周氏改葬誌并銘

亡妻周氏字慧貞其先自楊徙燕厥考諱敬以功戰多奇拜指揮僉事宣德間命鎮遼之金海蓋州以勇馳邊卒於其鎮宜人其冢女也幼偕其母夫人臧氏留京夫人有賢行而善教宜人亦婉順克從年甫十七而歸於

吾時先考忠靖公已捐館者五年矣惟先妣太夫人尚無恙宜人以不獲逮事于舅為恨每遇烝嘗忌辰必躬潔簠簋而極其誠敬侍太夫人朝夕不敢以寒暑而少怠并旨務豐而處已恒持于約太夫人以是尤愛之常曰是婦也志與吾合吾老矣不負夫所託復何憾哉余少也多過宜人恒規以正從焉則喜否焉則戚余幸而免于顛亦頼其相焉耳生二子曰長孫曰延壽俱早夭夫人傷之遂捐疾終于邑之澄清坊里第生永樂戊戌

三月十六日卒正統四年冬十一月十三日享年二十有二權厝于門外八里之庄蓋以余宦於南北者未定也余後以養疾得請於朝仕於南都者久之以恩命始贈其室宜人余嘗歉然於心而不忘者以域兆之期尚未卜也成化十二年余以事朝京師值墓主守者俱物故廬田入他人之區馬鬣之封已平訪之於隣嫗而後得焉哀慘切骨泣曰余負之余負之何以立天地間更號丈夫為嗚呼宜人之歿距今三十有八年古今之變

遷也如此使後更數十年將復何如耶或曰死者得藏于土安矣而子慟之毋乃勞乎余曰朋友死無所歸于我殯殮夫婦焉苟于是而薄之則他可知矣余忝有祿食之享而忍乎其妻之骸之枯以自若可乎此予所以决于意而不卜其吉與否也七月一日告以文而啓之曰嗚呼糟糠之故結髮之盟每愧于懷何以為情自伊云歿歲月徂征主守陵替孤䰟煢煢柩返于湘以祔先塋體得以斂永保攸寧庶幾始終以見平生告已書於

石而銘之辭曰生而同室死而同藏嗚呼玆言吾何敢

志

南京尚寶司卿夫夏瑄撰并書